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0月15日第21期 总第19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99期

“九一三”文献（四）

目录

编者按

【学习班日记】

1971年6月至1973年5月

【“两谋”】

关于开会布置给两个高机连准备住房问题的情况

【派系矛盾】

关于参加李寿山追悼会的情况

关于拉练情况

【申诉】

对审查材料的意见

给军党委、南空党委、空军党委的申诉信

重新审查请求书

【后记】

杨辉平：关于父亲留下的检查交待材料

【本刊声明】

编者按

通过文献（四）的“学习班日记”我们看到，如果说专案组的手段是“逼、供、信”，那么学习班用的方法就是“诱、供、信”。一开始，杨忠立进学习班是既庆幸又有些想不通的，庆幸的是出了专案组，说明自己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想不通的是既然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交代问题？

于是，他从开始第一份“我的检查”仅写了18页、到后来一份材料就写了洋洋洒洒41页，从开始的“中毒太深”到后来交代的毫无保留、事无巨细、反复累赘，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洗脑过程。在学习班里，态度不再是情绪，也不属于个人修养，“态度不好”是个大“筐”，是学习班的杀手锏——态度决定了立场，立场决定了思想和感情，“审查你们就是审查态度”！

于是，一步步地，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从转变态度到转变立场、从转变思想到转变感情，杨忠立在学习班每天都努力地追逐着组织的态度和认可，力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这条“革命路线”，就意味着自己的未来，就是“给政策”、“给出路”的代名词。

于是，对“九，一三”之前全盘否定式的老实交代就成了学习班这些落难人顿悟的“一招鲜”，同时他对妄图“搞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行径的愤怒也是真诚的。相比而言，现在的“双规”是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之后，“人治”时代的学习班则可以无中生有、小中见大，握有无限上纲、有罪推定的生杀大权，让你心甘情愿地躺在政治的断头台上，引颈受刑。

到最后，被杨忠立不断用衷心和忠诚堆砌上去的“错误”和“罪行”高度，终于酿成了一个自己无法接受的审查结论，所谓其问题的依据是“内定的”的一句话，就足以让他发现曾经寄予莫大希望的“政策”和“出路”就是个随时可能幻灭的肥皂泡。在“重新审查请求书”中，他的情绪不淡定了，向组织上以理据争地申诉……，这一切很真实的反映

出来。

通过杨忠立的材料，我们间接触摸到了中央文件论定的“两谋”，那些当年耸人听闻的组建教导队、仿造微型冲锋枪、调动高机连组成机动部队、领发枪支弹药不过是部队的正常工作安排；而“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透露出其背后的深谋远虑，更耐人寻味，这些都为今天秉笔直书历史增添了很重要的一笔。

2017年10月5日

【学习班日记】

米家农、顾同舟的爱人来上海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下午四时，晚九时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九日 晚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 下午

七一年六月八日上午传达中央文件 71 年中央 57 号文件；通知，九月十八日（71 年 10 月 4 日听传达）党的五十年内经历了十次路线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六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对高、彭、刘、林四次路线斗争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主席给林彪写的，长征、土地革命是右倾，遵义会议带头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时反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文化大革命时，搞带枪的刘邓路线，搞反党乱军。

72 年中央 12 号文件（三月十七日发）

毛主席视察南方各省，对各地领导同志的谈话（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分裂，纲举目张，政治思想路线上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70 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人。他们搞地下活动是有纲

领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庐山会议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人为首的人改是难的。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些。庐山会议后三措施甩石头、掺沙子、拆墙脚，庐山会议还没有完，他们要捂住，有的部队还不知道，解决思想问题不能搞雷厉风行。现在军队光搞文不搞武，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你那“一好带三好”究竟带的怎样，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没有什么作用，是个路线问题。

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

有关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政策

1. 斗争的性质

是阶级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继续，是林彪反党集团，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搞法西斯专政，对外投降苏修。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搞突然袭击妄图夺权，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2. 有关政策方面

7、2、5期（89月），11期 10期

毛主席语录 8页第一条。15页2条，19页2条，

《坚持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2页2条，3页2—3条，4页1、2条，5页3条。

一，叛党叛国反革命分子林彪，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总头目，是党内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他历来反对革命，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七零年在庐山会议搞反革命未遂政变，是他一贯反革命活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他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面目、罪行的总暴露，是他搞反革命政变阴谋最不彻底的破产。而成为自取灭亡、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遗臭万年的罪人，是他的必然结果，真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二，听取毛主席在1971年视察我国南方时与各省领导人的谈话，感到特别亲切，非常

使人感动。毛主席讲的问题极为深刻明确，对犯错误的干部完全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对干部的有关心、爱护、教育，犯了错误不按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就是继续犯错误。

庐山会议毛主席对林彪主要罪大恶极的人，仍采取保的方针，真是宽大为怀。当然反革命分子林彪不接受毛主席教育，死不悔改，结果自取灭亡，是他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三， 对斗争性质的认识：

四， 自己的态度：

※

※

※

※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社会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经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阶级敌人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事先怎样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上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个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六月九日 谈话内容

十次路线斗争的性质

一，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以叛徒、卖国贼、反革命分子恐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搞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他们搞阴谋，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阴谋与反阴谋、复辟与反复辟、政变与反政变的斗争。

这是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危险性，如果他们阴谋得逞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自己

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

学习文件的目的是要提高认识特别是对斗争性质的认识，提高认识是要不断加深逐渐提高，也不是一下就解决了认识问题，

斗争的性质是被粉碎的一次反革命政变，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

由于毛主席洞察一切，高瞻远瞩，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

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要反华、反共、反革命，妄图建立林家父子王朝，

毛主席总结了五十年来党内斗争的总结，即三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林彪反革命分子把革命者打下去，把他自己的亲信组织自己的班子。派林立果到空军控制空军，把空四军抓起来，空四军是陷的很深的：执行的是他们的反革命政变，

关于党的

语录：285页2条，244页3条，

小册子：10页2条，15页4条，17页1条、9条，18页3条，19页2、4条，21页2条，22页1条，

14号文件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的历史的评价他们的功绩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72年红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5期）

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一、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主席提出的一条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体现了：

1. 对犯错误干部的教育、挽救和团结的精神，对犯错误干部，尽量教育、挽救，

毛主席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

毛主席也讲了对犯错误的人要教育团结。不讲团结不是党的政策（对林贼等过去也是这样）

2. 相信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是可以改的，

“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这就给犯错误的人以悔过自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继续革命的机会，给犯错误人的指明道路。

3. 充分体现了党对犯错误的干部是全面的历史的看待的。毛主席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邓小平就是最好的例子）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对犯错误干部实行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是对犯错误的干部，在政治最大的关心爱护，教育和挽救了多少干部！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杨忠立，是毛主席使我走向了革命道路，又是毛主席从错误中挽救了我，给了第二次政治生命。

去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讲：“对犯错误的同志处理，要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关怀他们，教育他们，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并决心改正，就要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多么亲切感人，

毛主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是一条马列主义的方针，教育和挽救了犯错误的人，促进和增强了全党和全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的团结，保证了历史革命的胜利，也是我们兴旺、巩固发展的标志之一，

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与叛徒、卖国贼、反革命份子林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鲜明的对照。人民日报社论说：……对一切犯错误同志，……都要按照

“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分清是非，目的是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二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努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进步。

二，区别对待

1.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党对犯错误的人所犯的 error 是实事求是，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既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犯错误的人对自己的错误也要实事求是的交待揭发，不扩大不缩小，更不能说假话。

2.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林立衡就立了功么）

科学地、实事求是的分析，去吧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

3. 对待错误的态度、认识不同，就有不同的处理结果

错误虽然很严重，但能正确对待，认识，彻底交代揭发错误，坚决改正，能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得到宽大处理，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否则有错误不认识，不彻底交代、揭发，那是坚持错误，就是错上加错。

大家说现在主要是看态度的转变，立场的转变，说审查就首先要审查态度。

这些利害关系我是完全理解和相信的，

4. 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三， 落实党的政策，实行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能否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关键还在于犯错误者本身对错误能否正确对待的问题。

1. 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是一贯的，是为犯错误的干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错误路线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教育挽救干部提供了条件。但能否变化，还决定于犯错误的人主观因素，即他是否接受党的挽救。如继续坚持发展错误。

例如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对林彪还是采取保的方针，但林根本不接受对他的挽救以至成为叛徒、卖国贼，遗臭万年的反革命分子（这当然是他的反革命本质所决定的）。

2. 只有端正态度、转变立场、揭发错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能接受党的教育挽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毛主席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谨慎些，做得好些。”

“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犯了错误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

“所谓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

也就是说要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的团结。

只有和叛徒、卖国贼、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路线彻底划清界线，彻底解放自己的错误，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才能接受挽救。

有错误不承认、不揭发那就是坚持错误，就不能接受党的挽救。

因此，一定要实实在在的承认错误，实事求是的交待自己的错误，绝对保证不向党隐瞒自己的错误。

当然，要隐瞒错误，或者抵赖自己的错误必然是自欺欺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是错误加错，必然自食恶果，任何侥幸心理妄图蒙混过关，都是最愚蠢的幻想。正如毛主席所讲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绝不会做这种人。

四，有严重的错误、罪行不承认、不交待揭发，坚持错误，发展错误，那就是死不悔改，错误的严重程度、性质就会变化，矛盾也会转化。

“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为非对抗性的。”

“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

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但如果犯错误的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我完全相信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并且有着无数事实证明。我是绝不能这样做的。

五，我完全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党、相信党组织，能够查清我犯错误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的做出正确结论。

组织上根据我的交待，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经过查对证实弄清问题，就可以证明我的态度是好还是坏。我认为没有的事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它还是没有，这不是态度、立场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对党负责，有错误、罪行不交待承认、抗拒，或隐瞒、抵赖，这才是态度、立场问题。

我坚信毛主席提出的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一定要具体过程落实到每个犯错误的人身上的，无事实依据证明今后仍将进一步证明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党历次两条路线斗争证明，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发展是得到广大干部和党员衷心拥护的。怀疑党的政策，不相信党的政策，不按照党的政策来做，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那就是态度没有转变，都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完全要由自己负责。

毛主席一贯反对和严禁逼供信和各种体罚、肉刑，我坚决相信毛主席的指示是会完全得到贯彻的。

六月十一日 谈话

李：学习党的政策就是要正确理解认识对待党的态度，端正态度，转变立场，做到三个彻底、单个转变，能够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1. 要坚信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教育挽救，组织落实党的政策是坚决的，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政策，一定会搞清自己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责任就要承认什么责任，没有责任就不承认，要老老实实做光明正大的老实人。

2. 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次地震的性质是严重的，但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干部会上很宽

大的，主要是教育挽救。

3. 组织上落实党的政策是坚决的，给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创造条件，挽救他们，而对坚持错误的是从严处理。在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落实党的政策决定的问题是犯错误人的态度问题。

组织上要求据实求是，老老实实，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不扩大就不说假，不说自己的不要向自己身上拉，没有的事不搞假。不缩小就是主要问题上可不说次要问题，不说参加会的每句话都要记清，那不是客观的。要很好从错误性质，犯错误的根源和社会根源。

不仅要讲，而且要有行动，不仅要看所讲的，而要看行动和实践。

※ ※ ※ ※ ※

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体现，两种路线两种政策。

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一定要知错认错，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要给落实政策创造条件，即取决于态度、立场问题。

原有 300 多人，大多数人出去了，现余 50 余人，近来又要出去二十余人。也有些人进来自己的错误并不很严重但态度不好，立场未转变，自己问题搞不清，也就未能出去。

交待问题要实事求是，该是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己的，应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

弄清自己的问题，揭发他们的罪行。

学习文件

毛主席语录：3 页 2 条，13 页 2 条，14 页 4 条，148 页 3 条。183 页 2、3 条，205 页 2 条（1—5 行），228 页 3 条，230 页 2 条

小册子：10 页 3 条。11 页 3、4 条，12 页 1—3、4 条，13 页 2 条，31 页 1、2、3、4 条，32 页 1 条，33 页 1、3 条，34 页 1 条，

14 号文件

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严于解剖自己，全党同志都要从邓

小平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红旗 72 年 11 期，要从思想上弄清路线是非。

我的态度

1. 我欢迎组织继续对我们继续审查，就是组织上的审查，经受组织上的考验，直至组织上把我的搞清楚，做出结论。对市委专办人事，因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完全理解，对我的正常审查，我绝没有抵触情绪。

2. 我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信党的政策一定会贯彻落实，相信党一定能够把我的错误问题实事求是地查对清楚，作出正确结论的。

3. 我要坚决和林贼、王维国及其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凡是我知道的要彻底坚信揭发，绝对不会向党隐瞒，而且也是隐瞒不住的。知道的事或参与了的活动不揭发，那就是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一个受到镇压惩办。

这场大战的性质已经很清楚，在这样大是大非面前还不揭发他们的罪行，那就是仍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继续坚持错误、发展错误，根本谈不上认识错误，更谈不上改变错误，也就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我相信王维国、郑长华等人他们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也会交待问题的，至于广大群众那一定是要彻底揭发问题的，我也相信组织上是掌握了出来的，一切都让客观事实来做出结论来证明吧！

4. 我对错误的态度

(1) 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错误

(2) 实事求是 交待自己的错误，对党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错误既不能缩小减轻，也不造假扩大，不讲假话、欺骗组织。是否做到了实事求是自己应付的责任绝不推给别人，别人的责任我也不代替承担。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根据组织上查对结果，根据

客观事实来证明好；现在讲多也没有用，只有事实才胜于雄辩。

（3）没有的事，我也决不会承认的，我也决不会胡说乱说。

而且我认为不承认没有的，这不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它是实事求是的具体表现，是向党向自己负责。

有没有客观事实最后可以证明，可以做结论。在这一点上我完全相信毛主席，相信党。

5. 我的态度是好是坏，是否彻底、实事求是的交待揭发问题，究竟是多大的错误都（此处未完——编者）

六月十二日 上午冉副政委的讲话

经过学习有很大的提高，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1. 有的同志对党的十次路线斗争没有很好的认识，没有看成是路线斗争，而是看成党内的派别斗争，人与人的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你们执行了林贼、王（指王维国，下同——编者）的修正主义路线。

组织对你们的审查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决不是什么人与人的斗争，你们虽然有严重错误，党和组织上还是采取教育挽救，不会有个人恩怨的，决不会搞个人的打击报复，有这样想法的是错误的。（刘跃如）

2. 有些同志从市委回来感到有些冤屈，认为不应该进专办，这是错误的，是不对的，王要搞反革命政变，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要搞这些他们就要依靠四军的基地和骨干，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两个问题，说实话，你们有这两个问题时，也决不会让你出市专办，到学习班的。所以审查是应该的，至于你们在专办期间其他待遇方面并未尅扣，对市专办要感谢他们为你们查明了问题，这还不应该感谢么！

3. 有的同志经常流露出自己受蒙蔽，我的问题都交待清楚了，我的出身很贫穷，我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毛主席要看到行动。有的同志推卸责任，这是不对的，好像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当然说你们什么都知道、都了解也不是那样，有受蒙蔽的一方面，但也有清楚

自己的地方，如果你们什么都知道、都了解，你们也不会回到学习班来的。但有的是会了解的，如搞情报，了解指挥所等你还不知道，再如在全国招收美女、搞特务那你还不知道么。

4. 有的态度更不好，完全不表态，就是交待一点问题还似是而非，有的人甚至还在捣蛋，在学习班家属可以来看，可以看电影等。你还捣蛋，不老实自己要吃亏。

传达中央文件：

71年57号文件；

72年12号文件；

71年77号文件部分内容（12月7日）；

毛主席：除陈待审查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发展凡上当受骗者适用，

还有个问题要讲：

为什么要反复传达中央文件？

1. 通过传达学习中央文件你们进一步认识十次路线斗争的性质、严重性和危害，性质就是搞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搞帝修反一套东西，投降苏修成为苏修的殖民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搞的一套和日意德一样）；在国内联合地富反坏右，搞法西斯专政，对外投降苏修，他们的反革命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的愿望。

2. 提高大家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党的政策的理解和认识。按照党的政策要求交待自己的问题，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只要与林贼划清界限，界限揭发，党是不会轻易不相信的。彻底揭发别人的问题，交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考验。

3. 相信学习班会执行党的政策的

4. 要认真老实，毫不隐瞒自己的错误，交待问题

实事求是，不开大、不缩小，不要

有的同志态度还有些问题，甚至架子还未放下来。现在是组织上委托我们进行审查，

当然要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那么你有主要问题，重大问题没有交待，就可以交待清楚么，没有重要问题的，就交待次要问题，一般具体问题甚至小问题么，总之是要实事求是，有什么就交待什么。

关于态度

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立场问题。错误不在大小，关键决定自己对错误的态度。邓小平就是最能体现态度和党的政策。错误都客观存在的，是客观事实。现在就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在感情、态度、立场上来个彻底转变。鲁珉是林贼指派往四军谋害主席的凶手，但他第二天就向党交待了，就宽大处理。

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不是谁对谁的派系斗争，不是感情受打击迫害的个人之争。

不论问题大和小，问题取决于自己的态度。

要实事求是的交待问题、揭发问题，成关林也是一副要搞唯物论反映论，不要搞唯心论、形而上学，

事实问题是清楚的，现在要审查是看每个人的态度，给一个机会，并用以肃清流毒。陆德贤也是到了专案的，到学习班搞清了，问题※就出去了。

希望你迅速的改变立场、态度、感情，否则搞清问题也是困难的，转变了问题很快就会搞清楚了。

※ ※ ※ ※

看问题要从路线上来，现在的学习班与王搞的学习班要对照看，是完全两回事。现在主要是审查清楚就是交待态度，教育挽救，要与林贼划清界限。

要用你在笑的革命路线来看待过去的错误，就会知道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相信党的政策，对自己的错误要实事求是。

※ ※ ※ ※

对自己的错误应报什么态度？要采取诚实的态度，不要采取欺骗的态度。现在进到审查就是和医生治病一样，要治好病，就要讲清自己的病情、错误，才能治好病。改正自己

的错误，治病要和医生配合，现在审查就要和组织上很好的配合，才能尽快的弄清自己的问题。

表态和行动应该一致，不仅要讲更要用事实来证明，也是我们对你的希望，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教育挽救，要有自知之明，是谁害了自己，是谁挽救了自己，应爱谁、恨谁。

六月十九日

七一年二月份整风时和杨运辉个别谈话说的内容，路线斗争的情况（军内军外的上海市），写三人作风文章杨运辉汇报 15 师一个大队的机务中队情况，我对杨运辉讲了些什么话。

参加写三人作风材料的有：李连仲、余乃迪、陈纪夫。原准备培养一个作风好的机务中队。

杨运辉是司令部学习写作小组的，他参加讨论过“三八作风经验”材料的修改，没有直接参加“三八作风经验”的写作，写“三八作风经验”材料的是余乃迪、李连仲、陈纪夫（领航处的）。

六月二十二日 写交待材料

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八日 补充材料，

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意见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一八七一年于巴黎

七月十日 下午开会 胡副军长：

搞清路线，落实党的政策
要有好的态度，要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要说老实话，
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犯错误的人不少歧视，也不是一棍子打死，
不是推，而是拉，
有些人被林贼“拉”过去了，参与了不同程度的活动，犯了错误就要老实交待问题，
态度好，立场转变才能落实党的政策。

武政委：

65人
有的人清楚了，有的人还不清楚。
认识十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危害性，

态度问题：

要实事求是，

讲清楚，查清楚，

不要认为有专案下来的问题就完了，有的问题是清楚了，有的问题还不清楚，有的人的问题是清楚了，有些人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大家要很好地学习，在专案组主要是审查，是否参与两谋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搞清了，其他的问题还没有搞清。

明天（七月十一日）小组讨论主要内容是：

1. 分清路线，
2. 落实党的政策，
3. 自己怎么办（态度）

讨论时主要是谈认识，目的是提高认识，可以联系自己的思想，不是揭发交待问题，故具体问题不要谈，相互之间少议论。

七月十一日 讨论

组长指出：你自己的发言与在专案时有进步，但进步很小，与其他同志发言在认识上差距还很大，与群众的揭发差距也很大。“你在专案组曾讲是受骗，还认为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今天讲当时认错了人，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执行了林贼的反动路线，“比较起来是有点进步，说你在司令部被架空的？”

“没有把自己摆进去。”

※ ※ ※ ※ ※

1. 自己的思想与大好形势发展相差很大，跟不上形势，不适应形势的发展。
2. 原因何在，为什么自己的想法认识和同志们的想法认识不一样，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呢？根本问题还是立场、感情、态度问题。

3. 自己在思想态度上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4.

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对我们的要求

对自己的问题、错误、罪行感到不沉痛。

关于说“自己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杨运辉：

杨忠立下放到学习班是党的政策关怀，我过去认为杨忠立是下不来的。从专办下来的人都轻飘飘的，你们自己是这样认识对待自己的错误、罪行的。

※ ※ ※ ※

要不断清算自己的思想

到学习班不表白自己就是心里有鬼，就是抗拒审查，是一种危险的道路，两种立场，两种感情。

放到学习班是体现了党的政策，区别对待，但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正、反两方面都能转化，关键问题在于立场、思想、感情上的转变问题。

你两次发言都是极力表白自己，这是一种危险的道路。“关于两谋问题的架空问题”

你攻击上海市委、大军区和中央首长的问题，“给李亚光在车站当面说姚文元的问题”？

对自己的问题要严于解剖自己，否则是回不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讲问题，讲题目，没有讲问题的实质。

※ ※ ※ ※

从市专办到学习班是组织上区别于王维国，体现党的政策，还是自己的错误小呢？还是轻呢？不正确的在认识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

好像你自己在思想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

总之是一个立场、感情、态度问题。

七月十二日 小组讨论

最大的教训是态度不老实，对党的政策不坚信，回避的很多，因此影响到对问题的交待。

表白的后面就是有鬼，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罪行，一定要从立场、感情、态度上转变才能谈得上交待问题，分清路线。

※ ※ ※ ※

你们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立场问题没有转变过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和形势的看法都

在会上当着大家的态度是不好的

李伯成：

从专办到学习班的人不要误解：不要认为自己的问题万事大吉，专办时讲了三条，问题严重，没有交待清楚，态度不好。到学习班受群众的帮助。

你的立场问题没有转变过来

关于参加顾同舟、米家农老婆吃饭问题。

关于造反革命舆论

执行反动组织路线情况

杨：

你的立场根本没有转过来

对形势是一个错误的估计和看法，认为混过去了。

组长：

为什么要介绍这些情况呢？其一是要你们不要误会，使大家也认为清楚，以便于很好的认识自己的错误，以便很好的转变自己的立场，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

牛：

从个人利益出发就表白自己，美化自己。

一点压力也没有，在思想上也引起了误解。

司令部是杨主持工作，司令部处长们犯错误的有多少，是什么人领导的。

要光明正大的，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做老实人，还是继续搞阴谋，这是真假马列主义的一个标志，要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阴谋。

我们陷的深，中毒深，当然也是不容易转变的，想到过去自己交代的是可笑的，争取互相监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实际上还是一个立场问题，由于立场未转变所以对错误的问题看法不一样，甚至有意隐瞒，如把吹捧说成是客套。

王：原来是避重就轻，以后又以现在的认识观点，又把问题搞混了，因此问题总是不清。

我的问题已经交待清楚？实际上是这样么？

关于执行反动组织路线问题具体情况

刘：是受骗上当不要自己去讲，只要向组织老老实实的交待自己的问题，由组织上去决定。

关于高机连是针对上海市委，说要颶 T2 级台风。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态度表现，说明立场未变，对毛主席就一定感情也没有么？等待组织上落实政策是适得其反。

韩：下级都能承担责任

关于搞黑武器的问题

悲剧我们的错误、罪行不是党的政策，要拿到群众去还不知要砸成什么样子的，无能为力

杨：改变立场向党交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刘X文：管也不能管一辈子，因为也没有做结论，总是要让出来的么？说自己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认为有压力有什么用？大家的发言对自己有触动，触动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哪里？一般学习，就是表态。关了二十个月，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七月十二日 下午检查发言

1. 听大家发言的感受
2. 我有严重的错误和罪行
3. 为什么还不能正确认识对待自己的错误，干部问题是立场、感情、态度没有转变过来。
4. 今后的决心

从头做起（当然不是推翻过去的交待的）

老老实实按军首长的指示办

实事求是的交待清自己的问题

正确对待组织、对待群众和对待自己的错误。

请同志们监督帮助，并及时指出自己在态度上的问题。

王景春：抓“5 1 6”以对谁的态度来区分；一碗水端平。

组长：有所触动，也有所表示，但还要看到行动，我们学习不是图形式走过场，我们相信。

七月十三日 讨论

刘：现在听天由人

佟：这次学习要弄清路线，分清是非，大家对刘的发言。都有很大的意见

七月十四日 学习讨论会

于：学习讨论的目的是提高认识，分清路线，落实党的政策。大家的发言帮助都是挽

救，是拉，不是推，自我你能转变立场，交待自己的罪行，与林贼划清界限，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但是，大家是帮助教育还要通过自己的内因起作用的。而刘则没有接受大家的帮助，以后立场不仅未转变而且还在继续放毒，可见中毒之深：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你的立场没有转变，表现在思想上、行动上，斟酌。

李：感情深有两点最深：

1. 虽然大家都犯了错误、罪行，但经过详细从立场上转变以后，提高了觉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是能够识别，并进行了批判，从正、方两方面的教育都很深。刘是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林贼的反动立场，并为林贼的反革命罪行进行辩护，你的表态就是充分证明你继续坚持林贼的反动路线。你应该知道你是跟着林贼犯了严重罪行的，现在你要为他们立功也立不成了，犯了严重错误、罪行的人，立场上的转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但经过大家的教育帮助，一次就能彻底转变过来也不是现实，但起码应有所触动，有所动摇，但你是无动于衷，一点触动都没有，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你仍坚持错误立场，我们要本着党的委托继续对你继续帮助教育的工作，坚信用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来教育帮助你。我们相信大多数这是能够转变过来，少数头头是很难转变的、改的，所以主席说有两种可能，两种前途，即改与不改，坚持错误——是没有好下场！希望考虑：

2. 你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罪行，党为什么还要来挽救你，这不是缺少你不行，而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3. 你现在到底是爱的是谁，恨的是谁。立场转变了，对大家的教育帮助就会感激、感动，否则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你对林贼及其死党也恨不起来，有反复也是允许的。

通过学习大家的帮助教育，杨是有一些进步，第一天的发言就是没有从立场上去认识自己的问题，就是立场没有改变。问题一摆就知道是在搞阴谋，过去跟着王，从政治、思想、路线上都执行了错误路线，所以就是要从路线上来分清两种路线，用毛主席的三个原则来分清两种不同的路线就很清楚了。

我们进行批判帮助，不是为了把你打倒，而是在做争取挽救工作，多争取挽救一个人

就是好。为什么要把你打成反革命呢？而反革命也不是打出来的。对你们的错误是严肃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帮助教育是出于公心，党的利益的公心，而不是出于私心。犯了错误，要改正错误就要彻底暴露问题、错误，只有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在行动上才能改正，也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谅解。组织对愿意暴露问题、转变立场、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欢迎的，而希望在行动中实现。一个革命的实际行动要比一打纲领都要强，希望你们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不要无动于衷。组织上、同志把手早已伸出来了，你们也要伸出手才能拉你出来。你们就不能背着手，那怎样能拉你呢？现在组织伸出手，搭上了梯子，甚至要用起重机吊你，一定挽救，现在你们不要死抱着已经沉没的贼船桅杆死不放，那就是死路一条。

立场、观点转过来以后，交待问题就很快，而且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要有信心。

组长：四天的学习讨论是有收获的，中心是分清路线和理解党的政策。这次学习是很有必要的，起码在思想上开了窍。珍惜学习不是一般的表态，而是联系实际，有针对性的，对杨、刘发言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这是很有必要的，也使大家都受教育，特别是从正反两方面受到教育。着重讲了分清路线也是分清是非。只有分清路线了，才能回过头来看自己所作所为是执行的哪条路线，怎样才能分清路线呢？首先就是要转变立场，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认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伟大，才能识别修正主义反动路线的危害性及其实质。

关于政策问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策英明伟大，落实政策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党在落实政策；犯错误的人也要创造落实党的政策的条件，落实党的政策是有前提、有条件的，要全面理解党的政策，要坚信不要有丝毫怀疑，晚回来一天就是犯罪一天。要继续进行详细，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

七月十九日

谈话：两条路线就有两种政策，三百多人，还有 65 人，还要走一批后就余不多了。根

据问题还是看犯错误人的态度。因为职务、罪行是已成事实，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林贼的反动路线被粉碎后，毛主席为挽救犯错误的人，党的政策是一贯，空军分清了两条路线，只要认识错误，愿意悔改，党都要给予继续革命的机会。死党王维国的反革命罪行已经在展览，只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承诺有革命的政策。过去态度不好要改过来，要认罪、服罪、改罪。现在组织上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来自己交代错误，认识错误，给你搭梯子，改正错误创造条件。但决定的还是内因，靠自己交待，还要自己走下来。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审查你的问题就是审查态度。有的人的问题很严重，但态度很好就很快出学习班了，有的人的问题并不严重，但态度不好，直到现在还未出去。

把自己的问题拉拉条。

※ ※ ※ ※

思想上是错的，自己就看不出问题，不转变立场就谈不上认识错误。自己犯错误、罪行是由于立场、思想上跟执行了反动路线，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就要很好交待。党组织是在千方百计的在挽救自己，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错误不认识就是继续坚持错误。根本问题是一个立场转变问题的，对自己的问题要落实求是的讲清楚，认识改正错误。

※ ※ ※ ※

组织上给你搭梯子创造条件，把问题搞清楚，这是大家的愿望。希望大家把问题搞清楚，有些人的问题本来不很严重就是不觉悟，所以就出不去，关键问题决定自己的态度问题。

如何拉问题：

首先考虑在大方向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造反革命舆论；

参加黑会、活动；

执行反动的组织路线；

军事上，调动部队；

其他问题。

提出纲目后再返回来考虑细节内容，提纲定了再一个问题写。

交待错误、罪行提纲《我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一，散布林贼死党江腾蛟、王维国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和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反动言论

△二，为林贼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

1. 鼓吹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
2. 鼓吹宣扬了林贼及其死党推行的反动路线
3. 散布了识别选择领导的反动观点

△三，参加黑骨干会的活动

共八次主持召开黑会共四次

1. 黑会的主要内容
2. 传达执行情况

△四，执行了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反动的组织路线

1. 打击迫害好同志
2. 以对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反动路线的态度为标准提拔使用干部
3. 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

五，在军事工作上执行了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措施

1. 按照林贼的死党王维国等的黑决定调四个高机连搞反革命阴谋活动△领发黑武器
2. 按照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的要求为其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做准备 △
3. 在战备训练上贯彻了林贼的“两打”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文件
4. 成立教导队

5. 仿造枪

成立教导队

六，“九一三”以后的活动，适应了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

※ ※ ※ ※

王调干部门诊部副主任刘厚武、王伏峰。

七月二十三日 早上交

※ ※ ※ ※

郑长华在接待调动三个高机连时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防止冲击”。

七月二十四日 下午

先把参加的黑会、召开的黑会交代一下。参加的黑会、时间地点、谁召开的，主要讲了哪些反动观点，制造了什么舆论，讨论时怎样表态发言的，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些黑会可能没有讨论，但自己是怎样看法，影响最深的问题。

自己主持召开的黑会，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参加、传达什么问题，自己讲了些什么话。重复内容可以简讲。

我对黑会的总的认识看法是什么性质的错误，简要的进行一下批判。过程不要写的太详细如谁通知等不一定写了。

※ ※ ※ ※

自己参加的，内容，主要观点不能掉了，要实事求是按原来的面貌反映出来，过程少写。

※ ※ ※ ※

交待时从思想、认识、立场、情感上解决问题，过去对有的问题看法就不用讲，现在的认识看法又不一样，能否交待清楚，要实事求是，自己不扩大也不缩水，是什么样的问题就反映什么样的问题。

※

※

※

※

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是欢迎的，主要是立场、情感、态度的转变问题。过去看法和现在是什么看法是否入市反映问题，就可以证明了立场、态度、情感上有什么转变没有，即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自己召开的黑会活动

1.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指挥所召开黑骨干会传达周宇驰的讲话。
2. 一九七一年六月初一天晚上在作战处的作战室召开黑骨干会。
3.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召开小型骨干会，分析加强战备后的思想形势，研究稳住机关的问题。
4. 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传达林贼之子听米家农汇报时作的黑指示。

（二）我主持召开的黑骨干会活动

1. 一九七一年三月下旬一天晚上我在四平路军部指挥所休息室召开司令部正副处长黑骨干会（梁金钟和大部分处的分别都参加了），传达林贼死党周宇驰三月初在巨鹿路招待所召开的黑骨干会上的讲话。

我说：周宇驰三月初在巨鹿路招待所召开的会上讲了一次话，本来王维国准备统一给机关的骨干传达的，因王维国没有时间，现将周宇驰讲话录音稿拿给我们，具体晚上给大家传达一下，这也是王维国对我们大家的信任。周宇驰讲的问题很重要，讲的深刻、具体，反映的都是空军的实际情况。有些问题大家在工作中也有些感觉，但认识没有这样深刻系统。现在就照记录稿念，希望大家注意听，领会其精神（传达内容与气候参加黑会的内容同故略），传达后少数人简单表了各态就结束了。

2. 一九七一年六月初一天晚上我在作战处作战室召开司令部全体骨干会传达法西斯分子关于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黑指示，和林贼死党王维国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黑指示（王维国在汉口“养病”时告诉梁金钟，由梁回上海传达的）。裴斐、梁金钟参加了会议。我传达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关于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黑指示（是洗楚先从北京回来在常委办公

会议传达的)，内容是五条，就是初读、精读、漫谈、专题讨论等那一套。传达后，我吹捧了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亲自及时的给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作指示，是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所提供的经验完全适用于我们的学习，我们在今后学习也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传达完，因有事我就走了。梁金钟传达王维国黑指示时，我没有参加。

3. 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一天晚上我在四平路军指挥所情报室，召开司令部黑骨干会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在广州民航局米家农向其汇报时作的黑指示（郑长华要各部传达的），梁金钟参加了黑会，我是根据郑长华在黑骨干会上传达的内容，记忆讲了大意，传达内容同前郑长华在黑骨干会上传达的内容同（略）

我在会上讲要按中央关于整理红化的规定要求（即严肃、适当、大方、整洁）。各单位普遍对红化进行一次调整，对室内外的挂像、语录、标语的内容、位置和数量通过群众讨论研究提出方案，然后统一组织进行调整、组织设置。整理红化不是取消，而是要少而精的搞得更好。

4.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我在办公室召开黑骨干会分析思想情况，研究稳住机关的问题（韩洪奎告诉王维国要各部召开小型黑骨干会分析一下思想情况，谈认识，研究稳住机关问题），参加黑会的人有：裴斐、叶蜚闻、裴寿生、唐明智、石远志等人。会议开始时我说，具体开会分析一下停飞、加强战备以来各支部的思想情况；谈谈自己的认识；研究一下稳住机关的问题。大家发言反映思想情况，表态性的谈了对停飞、加强战备的认识，并对稳住机关提出了一些意见，最后我发言讲了以下问题，我说：为什么要停飞、加强战备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管情况如何，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停飞、加强战备的指示，集中精力搞好战备工作，保证完成战备任务。“要坚信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跟的是一条红线，是执行、捍卫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稳住机关，保证完成战备任务应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1）及时掌握思想动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及时了解、分析研究和反映思想情况，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使思想保持稳定。

(2) 各处、支部要有针对性的对组织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正确认识和对待停飞和加强战备的问题。

(3) 加强领导，严密组织，按级负责，工作要落实。

(4) 战备工作要具体组织，科学分工，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做，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5) 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请示报告，要令行禁止。

七月三十日上交参加和召开黑会的活动材料

八月二日 调整、充实、巩固、提高，要具体讨论落实，

还有遗漏的①韩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方针是什么，有几个字，王维国讲了一些什么话，强大的政治势力，没有这样的条件，

②刘锦平在虹桥讲话的内容，斗争的焦点

空军的，全国的，空军是路线斗争问题，空军有人忘恩负义，背信弃义，

讲路线斗争是主要的，吹捧林立果的黑报告、黑指示，法西斯的讲用报告在空军不让学。

刘锦平，空军路线斗争的焦点，全国路线斗争的焦点是谁呢？两个？

黑会的内容，再写个补充情况；

71，6月，蒋国璋招来两个打字员的问题，写个材料。△

※

※

※

※

原管理处长郭凤岗，军需助理林承营，营房助理员杨以臣，财务助理施维勤，门诊部主任武杠桥，副主任刘厚武

八月四日写补充材料

1969年下半年王维国要武军整顿门诊部。

八月七日 下午

突出的攻击言论还没有交待？差距很大？

在那些场合给谁散布的，也没有交待清楚，还是一个一个问题来交待清楚。

黑关系，平时和一些黑线人物接触中间，谈话中间，讲了一些什么问题，讲了些什么反动思想也可以一个人一个人来写。

他们怎么谈话，自己的态度，观点。

时间、地点、内容、态度。

要反映原来的面貌，要实事求是，既不扩大也不要缩小，要老老实实。

要交代，重要的灌输反动东西方面的，不用讲一般生活性的问题。

八月十三日 上午交写材料△

作战处陆树仁、朱小保

八月十四日

上午谈后了解林贼死党王维国如何从空军开会回来传达法西斯分子黑文件的情况：开始时是否带回来有文章，还是照记录本传达的，何时翻供的，谁主办的，军里组织学习试点后是否总结了经验，王维国关于贯彻落实黑文件有什么黑指示？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等情况。

先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以后又组织指挥员学习班

领导干部学习班第一天是胡开德负责的，学习法西斯分子黑文件，也是胡组织的。

※

※

※

※

高机连负责人，高炮七团政治处副主任张学亮，24团参谋长任安轩，一个营长，一个政指。

领发轻武器的问题：

1. 一九六九年春天，空司法国一批轻武器，事先不知道，是用安——12飞机运过两架次，其余的是火车运送的。

先满足硕放15师的需要，再给七团部队。

2. 一九七零年没有另外领发轻武器。

3. 一九七一年

四月间王辉章去北京要回一批

六、七月南空后勤发过一批

“九一三”后南空后勤又发给一批

虹桥警卫连、专线警卫排、军部警卫连、教导队、“814”警卫排、各部队缺少的数目能补齐

※

※

※

※

作战处：叶蜚闻、张敬发、杨如山、胡寿昌

通信处：裴寿生、周柞德、樊松林、丁俊、李伯成

雷达兵处：李维勤、江耀生、方乾

高炮处：王恒阳、戴洪学、张秉功

训练处：杨运辉、单清泉、张富宝

指挥所：杨述桂

领航处：林玉其

航行处：柳振民、李文斌、姜子华

气象处：朱清来、胡燕斌、梁培凯

科研处：袁成俊

军务处：王辉章、曹学琴、牛顺志

管理处：李胜良、廖振华、石志远、施维勤、杨以臣、林承莹

机要处：唐明智张志芬

军部指挥所所长

巨鹿路招待所吴振龙、魏副所长，还有一个管理员。

门诊部：武杠桥、刘厚武、王秀芬、范瑞娟、小周

侦查处：成关林、新民

梁金钟、权太万、裴斐

警卫连副连长，副政指

“九大”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

九届二中全会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开

八月十七日 上午谈话情况

问了一下问题：七零年初王维国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文件，召开的单位扩大会都是什么人参加？三月份开办指挥员学习班是什么干部参加的，政治干部是否参加了？权太万去广州航空兵九师参加经验会带去了些什么人，是怎样交待的？

交待黑关系的材料还不完全，有的没有说清楚，有的接触的人尚未交待，要很好考虑，有日期，要实事求是的交待，你的上面来人接触不少？！

※

※

※

八月二十日 7时半，交补充材料。

八月二十日 3时半☆

你把黑关系已交代完了，现在写和叶蜚闻有关的问题。有几个问题关于叶蜚闻，有关的几个问题。

△1. 研究作战问题“九一三”后十五日上午 叶蜚闻帮助写材料

△2. 要叶蜚闻给军修厂写信的问题 七一年四月

△3. 七零年十月王维国在党委扩大会，传达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内容。

△4. 传达周宇驰在巨鹿路招待所讲黑话的内容

△5. 刘锦萍在虹桥讲话时叶蜚闻参加了的

△6. 韩洪奎传达林贼之子的黑指示，旁证材料。 叶蜚闻参加

△7. 9, 16 分析形势时叶蜚闻的发言内容

八月二十三日晚交以上材料 27 页

写完以上材料后再把林贼死党王维国在一九七零年十月份党委扩大会上传达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写一个材料。

王维国在一九七零年十月党委扩大会上传达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的内容

八月二十五日 下午，谈话要写一下的问题

1. 武器问题，七一年四月，两批，王辉章去北京要了一千支，胡锦涛向南空后勤要了一千支。要发武器 分配原则 ↗

9, 13 南京送到了 24 多， 两批，

2. 15 日下午开会，部队要武器，关于南京的，怎么分配的，怎么来的，怎么批的。

王辉章讲了些什么

3. 调动高机连的问题，要王辉章办了些什么事，交待了几次。

1) 配备的车辆

2) 组织行动

3) 补发所缺的武器

4) 通知指挥所领导关系

5) 调动人员要通过批准

4. 传达林立果与转达周宇驰会议，讲话情况，黑指示，王辉章参加情况。

5. 批判胡副军长时王辉章的发言

写你的问题材料不要着急，这些问题和你的问题有关，搞清楚后也有利于搞清你的问题。

1. 骄傲自大，看不起郑长华

2. 对张，对政治部不尊重？

八月二十八日 晚交材料 22 页（王）

何时看到航空兵九师的经验材料的？71年8月，一九七一年八月六、七日南空开会时。

（八月二十日上午问）

林斌：我仍然坚持认为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观察认识处理问题就和别人不同，十个指头伸出还不一样长，中国革命没有毛主席就不能取得胜利，我们是无产阶级天才观。

关于领发黑武器的问题

一，一九六九年上半年空司给四军运发武器的情况

△二，一九七一年四月派王辉章去空司要武器装备问题和对来领两批武器的分发情况

△三，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强战备后要王辉章领发南空送来的两千支枪的情况

四，对领发黑武器的认识

关于王维国在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的问题

一，王维国在成立时交代布置的问题

二，我为成立办的事情。

三，我的错误

九月六日上

△关于车香友参加郑长华召集会议布置调动高机连问题的情况☆参加七零年十月份军党委扩大会

九月六日 下午五时交

☆领发黑武器、教导队、仿造枪的材料（37，5斤，10元）

九月八日 下午交

贯彻执行两打、黑文件的材料 叶蜚闻谈陆军演习材料。☆ 林子根 通信处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

1. 按王维国的布置召开黑骨干会分析思想情况，研究稳住机关问题。
2. 组织指挥所人员了解掌握情况问题。按郑长华布置召开各师团干部会。
3. 按照王维国、郑长华在布置战备工作时讲五个保卫时讲了确定的内容，保卫林贼的反动言论。

五个保卫：

保卫毛主席 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保卫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九月十一日 上午八时交执行反动组织路线的材料

路线问题

1. 九大路线是正确的
2. 党的革命路线
3. 路线正确与否是交待一切的
4. 坚持三原则，敢于顶潮流。

九月十三日 下午

关于张志英复员的问题写一个材料。当时怎样研究的，什么原因要复员，谁提出来的。

一九六九年第一次复员，当时复员的都谭福奎、丁俊、王光辉、韩勇、宫介厚。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材料九月十四日上午交

一九六九年第一批复员人员名单

作战处：谭祐基、殷宗杰

领航处：韩勇、宫介厚

军务处：张志英 保密室：李文

通信处：丁俊、王光辉

一九七三年年九月十三日发生的晏剑锋反革命事件

关于张志英复员问题的材料九月十四日交

九月十六日 下午拿回家的有药、棉鞋、毛巾被、内裤

对认识的认识：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主要错误的批判），今后决心。

九月二十日谈话情况

看上海市电影后开什么会，什么人参加的，叫什么人参加的，讲的什么内容，讲了什么东西，在开会回家的路上和谁在一起走的，讲了些什么话。

派王辉章去北京要武器的问题，主要任务是什么，是要武器呢还是要兵器器材。两个都有。

调高机连的问题，为什么要调高机连的问题，要给王辉章写在材料上。

给王辉章写的在胡副军长的批判是批判对了呢？还是错了呢？

要写以下材料：

△1. 为什么要调高机连，郑长华怎么布置的，要写上。

△2. 打击迫害胡副军长王辉章的发言内容是对还是不对？

怎样害人不浅，骗人不轻？

批给教导队的训练子弹是七一年九月八日

△1. 七一年四月，刘青峰参加郑长华布置调动高机连的问题，写个材料。△

△2. 三师九团三营 八师 23 团 3 营，布置的，如何布置，进行轻武器私底下战术动作试点训练。

△3. 对三师在作战预案上是怎样要求的。

九一三后，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加强战备指示，关于领发武器的问题王辉章材料现在不写了以后写时再讲。

以上五个材料九月二十一日交

※ ※ ※ ※ ※

给两个高机连准备房子，要军战勤连搬家到通信营，云—5 中队搬家到原战勤连的房子，云—5 中队的房子让给了高机连住。一支部人员要腾让房子，加强警卫和保卫工作，组织警卫班。

四月在党委会议室晚上召开会议关于准备高机连来住的房子问题，参加的人有：王辉章、叶蜚闻、柳振民、居助理员（管理处的营房助理员）、徐多义（？）、裴寿生、颜贤贞（？）、廖振华（涉及到搬房子的单位干部参加的会）。管理处营房助理居祖根。

九月二十二日 开始学习，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交以上关于看电影后开会问题的材料

九月二十二日 下午问我当过直属党委书记没有？

答：一九七一年八月份以后当的直属党委书记，以前是武超然同志的书记。

聪明不是天生的，而是产出于实践。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英雄创造历史。

毛主席语录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有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

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过去不同，就会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抓犯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决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么能打仗？军队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的军队就不像样子了。

1 个人服从组织；2 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不悲观失望，接受群众监督，要严于解剖自己，很好锻炼改变自己，做好工作，让组织考验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十月九日小组会

刘青峰的检查：

十大的胜利

我犯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危害性。

1。造舆论，2。政治路线是极右的，3。组织路线、XXX，散布反动口号，攻击言论，对组织上采取的措施，要求处分自己。

根源和教训

主要教训：从“三要三不要”原则说起

没有很好学习马克思主义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搞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犯错误的根源 世界观改造的问题

1. 唯心论，形而上学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2.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犯错误的阶级根源；
3. 历史根源，右倾。

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改正错误的措施和决心：

1. 认真学习
2. 改造世界观
3. 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4. 执行+路线。

组长发言：

绝大多数同志的发言都是很好的，听了刘的发言确实受教育，受启发，对刘也是一个吧主，大家提的意见要进一步考虑。

刘在立场上有转变，态度有改变等，检查比较实际，是认错的，提出了今后的方向，也是比较明确的，这是立场转变的标志，不是欢迎。认识错误是改正错误的第一步，更主要的是看今后的改正，对大家的宝贵意见要进一步认识，把检查变为行动。

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确实是这样，应该立在什么立场上看待自己的错误，还有个认识问题，这是一种类型。

检查不检查是立场问题，认识深浅是水平问题。

徐主任：

错误虽认识了，要知错认错是可以的，也有不认错的。错在什么地方，找出了原因也

是可以的，也有不知道原因的。检查是符合本人实际情况的。

用“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总结经验教训，能联系实际，犯错误的同志错了一定要认错，负责就是立场问题。是否认错，要提高认识的水平，那各个不一样。不翻案，能联系历史的错误，当然还要看改正，但认识是第一步，要言行一致。

十月十一日上午谈话

制造舆论高度不够，不具体，差距较大，主要问题讲了高度到了，哪怕说明一次，会上场合吹捧情况就行了。

通信会议、领航会讲话内容

吹捧的时间、地点和逐渐发展情况、环境背景，要具体。

关于吹捧的具体情况

1. 一九七零年一、二月王维国在军常委会上传达空军党委会议精神时传达了林立果的黑文件，并吹捧该文件是空军写的最好的作战文件，文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是发展创造；吹捧林立果在小组会的发言（主要谈文件的观点）得到到会同志的“赞扬”。

二月份王维国在报告传达空军党委会情况的电报中吹捧黑文件是“典范”。

我在一、二月份司令部参谋人员学习班吹捧了以上内容。

一九七一年三、四月王维国在党委会上布置普遍组织学习该文件时又吹捧“是空中李向阳”，“是作战训练和制定作战计划方案的依据”，“贯彻落实文件就可以带动战训工作”。我在参谋班和领航会议上吹捧以上内容。

2. 一九七零年三月份冼楚先从北京回来在常委会上传达林立果的口信，其内容是：“昨天看了你们来的二份电报提的两个问题（一是王维国吹捧林立果黑文件是‘典范’；一是关于通信小天线的报告）很高兴，感到特别亲切。你们军的地位很重要，这不仅是你管的军队多，而政治地位很重要，是主席、‘首长’常去的地方，是信任、放心、安全、巩

固的基地。你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好。江腾蛟现在和你们联系不太方便但还是要想法联系。我是人在北京心在上海。”

林立果的以上口信我当时给司令部处长以上干部传达过（在我的办公室）。

3. 一九七零年四月林立果向王维国赠送地图后，第二天早上王维国在党委会议室，向部以上干部传达。他说：林立果说他代表“首长”，把他用过的一份地图赠送给王维国，我接过地图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以后才说忠于林彪，不辜负首长的期望，王维国吹捧林立果很谦虚，考虑问题很周到，本来他要到林立果住的房子谈问题，林立果说这样不好，还是我到你的住处为宜。

在庆祝赠图大会上，郑长华发言吹捧：这是林彪对王维国的信任、关怀、鼓舞、支持，再次肯定，也是对空四军的信任、支持、鼓舞和关怀。吹捧王维国是“好班长”，“是我们军里的好领导”，“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执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站在正确方向的代表”，要支持王维国，向王维国学习，要做好工作，不辜负林彪期望等。

以上对王维国的吹捧内容我在处以上干部讨论赠地图的意见时也吹捧了。

4. 目无主席。林彪接见王维国。

5. 五月份林彪离开硕放机场时，接见王维国、郑长华以及15师五百多名指战员，叶群喊向英雄的15师学习致敬。

6. 一九七零年七月上旬王维国去北京见林彪后返回上海，传达所谓特大喜讯时吹捧林立果年龄虽轻但“政治上很成熟”，“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群”，“我们跟着他心里亮堂踏实（此时林彪大笑）”，说“林立果开的是革命车，有人掌握方向盘，就会沿着革命大道前进不迷航”，“林立果是我们的好领导”？

林彪父子吹捧“空四军是好部队”，“红四军”。

林彪吹捧“王维国了不起，发现了林立果的天才”。

林彪自我吹嘘：“我说你是（林立果）天才，你不承认，王维国也说你是天才。我过去在井冈山发现毛主席的提出也说这样，出现一个提出不容易，发现一个天才也不容易。”

叶群说“北京是我的家，上海四军也说我的家，北京也是你们的家。”

其他还谈了此行接待王维国的情况。

我在司令部处以上干部讨论时吹捧以上内容：

是对王维国的信任支持肯定关怀鼓舞，也是对四军。林一家对王维国、四军感情就是深。

在好领导林立果的带领下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这一次王维国吹捧林立果到了顶点，我们也是这样吹捧的。△

7. 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军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什么内容记不起来了）郑长华宣布的“两个一切”。郑长华说：具体接到空军常委通知，空军常委开会听取了吴法宪老婆和周宇驰汇报林彪接见王维国的情况后，一致同意对林立果“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的评价，吴法宪在会上讲：“今后空军一切听林立果指挥，一切听林立果调动。”

我在司令部处以上干部讨论时吹捧：空军常委做出决定，承认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我们要在好领导林立果的带领下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空军都是一切听林立果指挥，一切听林立果调动，那空四军更是一切听林立果指挥，一切听林立果调动了。

△8. 一九七零年十月，我在司令部黑骨干会上，在讨论王维国介绍在北京解决南空问题情况时，讲我们和南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路线斗争中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怕压，不怕打，直至问题解决为止。我们要准备应付南空可能对我们的冲击，要敢于顶逆风、战恶浪（南空问题在北京开会后）。

9.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司令部处以上黑骨干在讨论韩洪奎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时我发言说：（吹捧）

（1）林立果的黑指示很适时、正确，符合四军情况，给我们指出了工作重点和方向，是带战略性的措施，要坚决执行。

（2）我们上面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能及时给我们工作具体有力的指示，这是十分优越的条件，也是其他部队所没有和不能跟我们相比的。“我们要坚信我们跟的是一条红线”，

“坚信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执行捍卫毛主席路线”，“要敢于顶逆风、战恶浪，准备应付几股势力的冲击”（指上海、南京大军区、南空和空司），坚决在为好领导林立果的带领下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10. 一九七零年十月，在讨论空军三代会传达内容和紧跟黑指示时吹捧了林立果的黑报告×

11. 一九七一年四月，我在军党委交心会上吹捧王维国，攻击、污蔑了胡副军长和郑副军长。×

12.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在军召开的哲学讲用会上司令部执行反动路线的情况。×

13.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

14. 一九七一年四月在批陈会上讲了识别选择领导的问题 △

15. 一九七一年 月 军的通信会议上的讲话

16. 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参谋训练讲了路线斗争问题（内容和在司令部讲的一样） △

17. 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在领航会议上的发言 △

18. 一九七一年二、三月我在司令部处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江腾蛟关于整顿机关作风、落实“两打”讲话时吹捧了“两打”。

19. 一九七零年七月份在司令部四好初评动员会上发言 △

对王维国的吹捧

“王维国是党委领导的核心”

“要明确王维国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支持王维国是路线斗争的需要”

※

※

※

※

“空军作战文件”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空军作战上的具体运用”

空军都是“两个一切”，那空四军更是“两个一切”。

十月十五日 上午交造舆论补材（补充材料——编者）

十月十九日 合组刘走

十月二十二日 下午谈话内容

和郭广权接触过几次、谈过什么问题写个材料，谈过什么分裂的话。

十八师郭广权、张文高、周X虎。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月两次打靶。一九七一年八月南空在军里整理作战会议三次，见过郭广权。

调动高机连自己错在哪里，

关于在领航会议的讲话，七一年八月份。

吹捧黑文件是指针 斗争的焦点，路线斗争的交待，选择领导问题。

通信会议七零年八月份，讲了红四军、特大喜讯、为建设红四军好部队而奋斗。1. 狠抓根本， 2. 坚持建军方向， 3. 要紧跟， 4. 搞好两化，革命化、科学化， 5. 大抓作风建设。

71 解决煤气包问题，张在火车站，

1. 穿蓝裤子的吃不开；2. 多中心，解决房子问题；3. 支左问题，南京不要，李德生要，到到安演出轰动合肥市；4. 大军区要指挥所。

讨论黑指示的发言内容放在参加黑会里去写。制造舆论问题，增加补充内容后，按时间问题写，王维国等讲的可以不写。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

1. 程如庄昨天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是对抗党对他的教育挽救，是立场、态度问题，事实证明不转变立场、接受教育挽救，坚持错误立场，坚持错误，必然要发展到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下场。

2. 强调客观，不能从主观原因上一针见血的认识自己的错误罪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客观情况、原因说的多，自己主观上的责任原因讲的少，还是立场态度问题。

3. 有些畏难情绪，因为自己制造舆论，做坏事是不少的，何时搞清呢？有些确就不清楚，有些有混肴，怕说错了，说的不准确也有问题。

4. 有些问题本来是错误的言论，由于自己立场问题，认为就是一般性的问题，没有什么，有的问题能把自己的实质点出来。

5. 学习班的领导和小组骨干对自己的帮助确实是按照政策拉自己，挽救自己，对自己热情诚恳的帮助，使自己非常感动。讲话决心要彻底转变立场、态度、感情，主动把问题交待清楚，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

十月二十五日 上午

是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的思想的捷径，全部内容都反映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思想的光辉。“三才‘举一次例子，把时间、地点、场合讲清楚。

十月二十七日 下午交制造舆论的材料，14页。

十月二十九日 上午要去原材料

七零年八月份通信会议上讲话内容：

1. 一系列特大喜讯，是对王维国的信任、支持、关怀、鼓舞和再次肯定等，“林副部长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等。

2. 为建设好部队、红四军而奋斗。

3. 通信天线小型，吹捧。

七一年八月 领航工作上的讲话

1. 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两个誓死捍卫；

2. 选择领导问题除同过去讲的内容外吹捧“林副主席是接班人、亲密战友，林副部长是空军的好领导，王维国是空四军的好领导，都是上面给我们选好的，我们就是要紧跟，不紧跟就要掉队。”

3. 吹捧“林副部长的作战文件是领航工作建设的依据、方向、指针。”

十月二十九日 下午谈话

以后补充：跟定了，干定了，跟到底。吃饭的时候吹捧干定了。

黑会先拉纲目、时间、地点，内容、人员，最后是原话。讨论时的表态发言，实质是什么，没有讨论的谈自己的认识看法。

自己掌控的黑骨干会时间、地点、参加的人数、传达什么内容、自己讲的什么话。

内容讲主要观点，不一定讲过程。

八月二十日 王维国讲黑骨干的作用

十月三十日上午谈

刘锦平，讲空军的问题，路线斗争的问题，上海的空四军的路线斗争，不要把主要内容漏掉了。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讲话，提出、国家主席等，没有讲过。

周宇驰：

四军所处的地位，四军一个军要当几个军用；在路线斗争的复杂情况下四军面临什么情况；四军的任务要起种子作用，酵母作用；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要培养储备干部，准备大发展，空军要大发展，民航要大发展。小会上关于斗争策略，利用矛盾是怎样讲的，矛盾很多，如何反对矛盾，不要引火烧身，不要把矛头都引到我们这里来，坐山观虎斗，做预备队……要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1. 空军问题

2. 策略

3. 市委

4. 天才

拉练回上海一月二十日

刘锦平讲话在策略是讲了一些什么话。

周宇驰在巨鹿路小会上的发言内容

1. 大家对空军的情况都很气愤，但解决空军的问题也不能急，只有继续让其把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才会得到解决，现在就让他继续暴露好了。

2. 在斗争策略上不要制造矛盾，不要引火烧身，不要把矛头都引到我们这里来，集中对着我们，因此你们要埋头搞好本军的工作，不要显示自己，要少出头露面，不要把空四军的名声、目标搞的太大、惹人注意，更不要主动地去招惹是非，自找麻烦，使别人忘掉你们更好。要利用矛盾进行斗争，现在各方面互相之间有很多矛盾，不要把各方面的矛盾都引向自己，要利用各种矛盾让其互相斗争，我们坐山观虎斗，我们不先发制人，要后发制人，空四军要起总预备队的作用，要待机而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3. 王维国进入市委问题

4. 关于天才问题

×

×

☆周宇驰讲话

空四军所处的单位很重要，一个军要当几个军用，在路线斗争的复杂情况下，空四军面临着空军要大发展，民航要大发展的情况，空四军的任务就是要在空军大发展中起种子和酵母的作用，因此要大量培养和储备干部，准备迎接空军的大发展。

十一月一日上午交黑会活动材料

散布攻击言论

林彪死党王维国为了搞分裂党的反革命阴谋。大肆造谣，污蔑、攻击许世友司令员和上海市委，我跟着散布了以下攻击言论：

组长讲问题

十一月六日谈话 九一六会议上的发言

以上几个方面写 一个高团，给王路谈，要什么为主

1. 首先把司令部反革命夺权策划、研究搞法

1 <

2. 在司令部具体怎样搞的

定罪采取的手段

以对他们的态度为标准提拔干部

自己的保证提拔了多少人

打击迫害了多少干部

南空问题在北京解决以后司令部可能引起的问题

对肖进，警备区两个副司令的女儿

直属队的其他干部

骨干问题怎样发展的，锻炼、参加会议、谈话

是否站队、排队，

为什么要打击迫害

要复员的已决定怕被拉过去而未复员，到五七干校。

独五师赵斌 作战处曹志福，气象员宋开明，，权新友 宋国良 部党委会整风

打击迫害干部

石冰 王峰 杨宝泉 林子根 张志芳 姜国俊 李先 方乾 范松林 科研处

对胡开德同志的专题批判是怎样分题，指定人发言具体组织的。

十一月九日 下午交执行反动组织路线路线材料

推行林贼死党王维国的反动组织路线

(一) 在司令部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

1. 为罢官夺权而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
2. 调换各处的领导干部，控制各处的领导权
3. 改造支部，掌握各支部的领导权
4. 整顿重点各处，为罢官夺权打基础
5. 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

十一月十日

一 夺权 个别地方不够具体有些话没有讲出来

1. 污蔑的话陈德福讲的
2. 三月份，左平、李 X 要分开讲，谁讲的就是谁的，不要笼统写。
3. 对处长们讲还要他们看材料，拿了“一切”材料（在哪里拿来的）

七一年四月整风会上的发言、内容、对郑刚的攻击

在打击迫害胡、李罢官夺权中自己的想法

七零年王维国什么黑决定

在小组的会议上布置

无限上纲的、制造的罪名、捏造的、内容、批判，几个专题，怎样污蔑的专题

自己攻击污蔑的话

王维国讲自己是司令部骨干，是谁在场的，讲的、

对姜国俊打击迫害的幕后策划未讲清楚，如对质、研究处理。

调换干部的目的，是谁交待的。

怎样组织污蔑攻击——

对杨宝泉的打击迫害，交给谁的，排挤，不是调离。

第三、四个问题写的有的问题，标准是什么，怎样划线什么计划的内容，标准是哪
里规定，王维国讲从路线上考虑使用干部，在哪里讲的。

谁排挤骨干，怎样的。

提拔干部是谁搞的。

发展了多少黑骨干，黑骨干占据了领导地位，控制了领导权。

总的认识问题，简要问题。

和上面

林立果对批判胡的意见：有批，我传达过，还要讲尊重，到郑长华办公室去后回来时
大家讲过。

分配题目，七零年八月

对姜的态度，对林立果的态度，对王维国的态度。

三大部都参加，题目分工作。对胡副军长错误的性质、研究，但不这样讲，内容要加
上。认识问题，左右的问题，不能从正反面反映自己怎样策划的。

十一月十一日 武副政委

制造，材料，捏造的，思想上。

七一年八月南空作战处长高雨民、白振海，谈话，问题。

十一月十三日

体现党的政策，正确对待首长们的谈话，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谈话，只有认识自己的错
误罪行，才能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相信党的政策，允许改正错误，要加把劲，
要赶上去，，一定要争取尽快把自己的问题尽快搞清楚。

有些问题还要补充一下

提法，问题要确切

左平：

错误性质的三步提法

完全要反映

要改一下

林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要与林的反革命目的挂起钩来，打击迫害的步骤，司令部路线上面的问题，对王 X 态度、路线上的错误，“三反”。

身体不好的同志的打击迫害

十一月十四日 上午组长讲：14

十一月十六日 上午交执行反动组织路线材料，下午谈话。

调高机连的问题，两个问题要考虑

郑长华讲高机连之前王维国是否讲过（没有讲过）

谁提出来不要向上请示的（郑长华讲的）

高机连的调动问题，高机连的问题王恒阳、王辉章都有交待

在调动高机连之前郑长华、王维国还讲过一些什么问题

1. 云南谭甫仁被暗杀，要加强军机关的保卫工作和警卫工作，有人来不经过任何人就直接到首长家里，因此我和徐多义研究组织了一个警卫班，负责门卫值班，和王维国的住地的警卫，工作以后又解散了，王维国不要。

2. 我曾提出把警卫连也归修建办公室领导，以便统一组织军部的警卫工作（给张守良、任汉轩和管理处的李胜良都讲过）。因王维国不同意故未实行，主要是说警卫的任务和工作特点不同，归修建办公室领导不方便，有些问题不好办，如派公差勤等。

3. 郑长华确定调动四个高机连不要向上请示报告后，我还打电话告诉高机指挥所值班参谋不要从指挥所向上报告了。因为几个连没有担任战备任务，指挥所知道了就行了。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写完调动高机连的问题，下午交此材料。

调动高机连自己怎么说的，为什么要调动高机连。

调高机连来了交待一些什么任务

有些问题的具体时间

调高机连的人经同意让谁报告同意的。

组建领导，交任务，开会的。

朱坚

十一月十九日 上午谈话

领发问题，武器，仿造枪

王维国、郑长华有些什么交待

自己怎样领会的，自己的思想、想法

王、郑要领武器，为什么要领武器。

怎么交发，你们自己怎么想法的。

南京的两千支枪，每次的交待。

他们提出的要求，怎样领会的。

四月份

九一三以后领的枪都集中在上海地区，自己是怎样想的。

关于造枪的问题，在造枪的问题怎样交待的，造枪的过程中还交代了些什么任务。

十一月二十日 上午

教导队成立，给子弹的地点，在回忆。

九月八日 给教练弹

教导队，如成立教导队什么时候讲的，当时自己的思想。

组织新华一邨教导队问题上自己干的什么事情

教导队成立后，计划、发子弹。

对这个问题的

王维国讲话的过程要简要一些，调一个连队布置建设

两打的问题

1. 王、郑怎样布置交待的。

时间、地点讲的原话

贯彻黑文件 王、郑是这样交待布置的。根据王、郑的布置要求自己抓了些什么事，怎么组织进行的，当时思想，搞地面机动性两个营，机务人员都进行了机动。

谈话自己的错误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午交两打和空军作战文件的材料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午交黑线人物接触材料

和黑线人物的接触情况

江腾蛟，两次，还问过什么问题。、王维国，接触，有关路线斗争方面的。

内容是否讲了，再考虑一下。

九月十一日，杜、胡谈话问题。

十一月二十四日 九一三以后的问题

1. 十五日的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的积极加强战备的指示

2. 指挥所的活动

3. 十六日召开黑骨干会

4. 二十日讲五个保卫

九月十三、四日；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晚，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九月十七日晚以后陆军部队进驻机场。

毛主席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是一个整体，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

郑长华讲：要听毛主席的。

上面可能出了问题

表态，一切听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

为了“防止冲击准备应付冲击”而稳住机关。

“对陆军有戒备思想防止冲击”，怕冲击。

受四二九以后王维国、周建平污蔑、造谣、攻击大军区的毒害的行为。

九一三以后王维国没有向我交待 布置什么问题和任务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午 组长讲的问题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下午 谈九一三以后的问题

要先怀疑十三日至二十日每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在归纳起来，看有几个问题，再写材料就不会遗漏了。

九月十一日警备区通知裴寿生去警备区通信处开会，研究两个指挥所直达线路问题。十七日去开的会。

去前裴寿生告诉我，我告诉郑长华，郑长华说可以去，并了解一下他们指挥所的位置，我告诉了裴寿生。如人家为了保密就不要勉强问。裴寿生开会回来告诉我就在他们市内指挥所开的会，市外指挥所在马鞍山。

谁给你的指北针？

给高机连修建办公室讲什么，和发枪的问题（十五日下午开会时给我讲的）

议论十四日紧急期间战备问题的指示，电话？

十三日到王维国家里去过几次，十八日、二十日。

裴斐，十四日打电话问题

查报纸上有没有登载林彪的名字 → 查过

七零年六月七日要徐多义搞得枪

关于少文件问题——我没有保证过

批评哪个连队没有加强战备的样子。是杨述贵告诉战勤干部关于轮流在营门值班和提供警卫任务，任强调困难，我说应该批评。

九月十三日至二十日的活动

九月十三日

1. 十三日零时以后接到下令停飞、和加强战备的指示，认为指示内容上有差错，向南京空司检查对否，向部队传达。加强战备值班。

执行雷达全部开机搜索的指示。

执行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的指示。

2. 郑长华十三日早晨由15师回上海，先到指挥所，吃早饭后回军部（同行者有杨运辉、徐菊才）。

3. 收集了解陆军人员到各机场活动情况，什么人，讲什么了，什么活动（郑长华要了解）。

一天都在指挥所值班掌握情况。

九月十四日

1. 在指挥所值班；

2. 了解乘坐民航班机来往人员情况；

3. 五军白军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加强战备，有什么情况没有？我说现在不了解，没有新情况，和你们了解的一样。

4. 裴下午打电话给我讲的问题：

①他给班机打电话找不到人，以后找到住院的鲁珉，鲁说他住院部了解情况，据五军白军长讲，说熊应堂告诉他有一个大干部要逃跑叛变。为什么要停飞、加强战备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其他不知道。

②说他们在四平路指挥所已组织好值班了解、掌握情况，营门上都派了干部值班以加强警卫。

5. 裴斐打电话后我告诉杨述贵，召集指挥所的战勤连、无线电连、雷达团指挥连的干部，研究一下，也组织连队干部轮流在门卫值班，并具体划分一下警戒区域，以加强指挥所的警卫，保证指挥所的安全。杨述贵开会研究布置，还向我讲了一下。

6. 晚上机要处送来警卫积极加强战备的指示给我看了。

九月十五日

1. 上午在指挥所会议室召开处以上干部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期间战备指示的方案措施，当时自己的想法。

2. 中午在临平路军指挥所王维国召开常委会，讨论我们提出的方案措施。

3. 下午参加军召开的师团领导干部会，布置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

部队要求补发枪，向南空要求发枪。高机连缺的枪没有补，都是在这次开会时讲的。

九月十六日

1. 召开黑骨干会，分析思想情况，谈认识，研究稳住机关的问题。

2. 郑长华告诉裴斐要在指挥所附近比较清静的房子给王维国晚上休息用，裴斐告诉我，我们一起看的房子。

3. 晚上在庐山一号，我记得是胡锦涛生拿来的带皮盒子的指北针，给部以上的干部每个

人一块，说是原库存的会上从05单位搞来的（记不清了）。

九月十七日

1. 裴寿生告诉我记不清通信处要他去开会，研究他们指挥所通我们指挥所的线路问题，有线电线路问题。我告诉郑长华裴寿生去警备区通信处开会，问他有什么事？郑长华说了解一下他们指挥所的位置，以便以后有事好联络。我告诉了裴寿生，并交待：如果人家为了保密不愿意告诉时也不要勉强问。裴开会回来告诉我就在警司市内指挥所召开的会，他们负责沟通两对直接线路，市郊指挥所是马鞍山。我告诉了郑长华。

2. 下午四、五点钟，周建平打电话告诉王维国、郑长华，传达了毛主席、中央军委下令陆军进驻机场、海军基地、港口码头电报的大意。以后发到电报全文，内容是：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空降、机降，命令陆军部队进驻各机场、基地、港口码头，协助海军保卫机场、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指挥的，是一个整体，相信能互相团结一致，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任务。

3. 接着开军常委会，传达了毛主席、军委关于陆军进驻机场的命令。

郑长华说：根据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陆军进驻机场、海军基地的命令，和我九月十三日给吴法宪打电话问为什么停飞、加强战备的情况时，吴讲要听毛主席的，我问那林副主席呢？吴回答仍是一切要听毛主席的，就没讲什么了。我向吴法宪打电话的情况，过去明天给你们讲，现在联系起来看，肯定上面发生了问题，我们要根据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命令精神，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表态，一切都要听毛主席、中央军委的领导指挥，大家都要表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问题，都坚决的听毛主席、中央军委的领导指挥，要忠于毛主席，并确定立即向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报表明我们的态度。

4. 吃晚饭后，郑长华要我和叶蜚闻到警备区接受任务，警备区布置关于陆军进驻各机场的问题，到各机场、海军基地的部队番号、时间、指挥关系、通信联络组织等。

5. 从警备区接受任务回来，在庐山一号向郑、姬等常委和各部的领导，还有一些处的干部在场，汇报了警备区部队进驻上海各机场的布置情况。然后我和叶蜚闻又到王维国的

住处（五号楼二楼）向王维国汇报了警备区布置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的情况，王维国没有讲什么。

九月十八日

1. 上午我和郑、姬、胡、李到江湾机场和车香友、魏士英一起看望陆军部队。

2. 下午在指挥所了解陆军部队进驻各机场的唯恐，及存在的问题。15师、32师在陆军住地布置上意见不一致，双方协同指挥上，作战协同作战方案还没有解决，关系不够密切，还有对立情绪，有的搞战备未通知陆军部，他们提出意见等。

3. 晚饭后我到200号，王维国、杜贵珍都坐在房外的院里，接着梁金钟也去了。我说今天的报纸在报导消息上没有林彪的名字，王维国没有表示什么。我向王维国简单讲了一下陆军进驻各机场的情况，我说根据三个师反映的情况，26师由于是军里直接布置的，对陆军进驻机场的精神会较好，所以在接待陆军部队和陆军部队照顾安排上、尊重陆军同志意见上，互相感谢都较好。15师、32师在和陆军的关系上，协同团结还有些问题，为了和陆军部队搞好团结关系，密切配合陆军部队，共同完成任务，我们考虑军里有必要在召开一个会议来进一步布置一下。王维国说那好，明天在常委会上研究确定一下，可以再召开各会来帮助下。梁金钟：陆军到龙华机场驻了一个连，住地都安排好，因原来就住过一个连。王维国问他虹桥民航的情况，梁金钟说我还没有参加后勤机场民航工作，因为分工是让我管住在龙华机场上海民航局的机关工作。王维国又问他政委到哪里去了，梁金钟十三日前就出去到各场站检查工作了，据说今天就可以从杭州回上海。坐了一会我们就走了，王维国再没有谈别的问题。

九月十九日

1. 上午王维国在庐山一号召开常委会，说司令部建议需要再召开师、团领导干部来开一个会，进行布置和进驻机场的陆军部队加强团结，搞好关系，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战备任务的问题。我觉得也需要开个会，大家都同意召开会议进一步布置并确定二十日上午开这个会，王维国要司令部战备提出与陆军部队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战备工作方面材料；要

政治部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

2. 王维国布置以后，我和裴斐一起向叶蜚闻、杨运辉布置要科研处准备二十日开会的材料，协同作战的指挥问题，部署问题，协同问题，共同制定作战方案问题，训练战备训练问题（即二十日我讲的材料）。

3. 下午我和郑、姬、胡、李到虹桥机场看望陆军部队。

4. 晚上研究讨论二十日开会的材料（庐山一号）

九月二十号

1. 上午开会师、团会，进一步布置加强与陆军部队团结，搞好关系。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战备任务的问题。（开会前王、郑、姬、张等，王要加五个保卫的内容）

2. 下午分小组讨论，我参加的高炮小组。

3. 晚饭前听说王维国下午到市委开会还没有回来，郑、姬出去也没有回来。吃完晚饭后，我、胡锦涛、裴斐一同到王维国家里问起杜贵珍说还没有回家，不了解情况，接着武超然副政委也去了，我们坐了一会就走了。

4. 我说一直在指挥所等到下一、二时，张启文给我打电话，要我和他、武副政委到师大指挥所，郑长华、姬应伍传达了毛主席下令把王维国隔离审查，当时我立即表态拥护毛主席的命令；并要对十四个人进行隔离审查，要我调动高机连负责警卫。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的议论问题

1. 对又停飞、又加强战备不理解，认为和过去加强战备不同，不像真是加强战备，可能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2. 从九月十三日以后空军对加强战备工作没有任何指示，也不转发。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报和如何贯彻执行都是空军直接转发和下达指示的，现在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大军区转达，战备指示是由大军区下达的，不知道空军领导是怎么搞的，现在不管事了，感觉空军出了问题。

3. 对大军区军区战备的指示提到军区部队的各军区、各军部队立即进入战备指挥所部

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和在制定地区进行集结，而要空军部队和飞机器材进行疏散，既然是要反空降、反机降，为什么还要疏散呢？对加强战备的两种要求有会议，不理解。中央军委十四日加强战备的指示并没有要空军疏散，认为根据中央军委十四日加强战备的指示，主要是要求做好各机场、基地的反空降、反机降，空军各机场的部队应在本机场疏散配置，作为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

4. 这样既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指示，由于过去中毒很深，对大军区有怀疑、有戒备的想法，我们还是要按中央军委的指示研究反空降，于是就产生了防止冲击、准备应付冲击的思想和做法，如开黑骨干会稳住机关、加强警卫等。

5. 也一怀疑林彪有问题，如看报纸上有否林彪的名字，怎样提法就是其表现。

当然陆军一进驻机场就不同了，已明确知道林彪有问题，因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命令上已不提林彪。

十一月二十六日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

1. 接到提法、加强战备的普遍议论，看法：对大军区的电报

2. 在于指导思想

(1) 制定方案、措施的指导思想、目的

3. 搜集陆军情报的目的，向谁汇报

4. 十六日的黑会目的、指导思想 向黄浦江靠拢，封锁吴淞口

5. 九一三以后的活动措施

对以上问题的认识

十一月二十八日交做了，是日上午谈

对议论的问题

1. 要每日和谁议论的怎么讲的，要写出来。

2. 制定指标措施问题，二十九日下午交。

向王维国汇报陆军进驻机场问题而到警司接受任务情况

裴寿生去警司开会问题

十七日陆军部队进驻的电报

裴、郑和我一起，裴斐讲林彪，上海、南京的问题，要回忆一下？

电报是警司转来的，为什么陆军要集中，空军要分散，这个电报是否毛主席签名的，为什么空军不直接发？

要把思想讲出来，怎么讲的，议论了什么。防止冲击 郑 与梁金钟在楼山二号谈什么话 陆军电报 与任汉轩讲了什么话 对二十日张启文发言的议论

九月二十日的讲话内容，五个保卫。

研究，战备，指示机关发枪问题，二十三团、八团、二十四团的问题？从徐州 23 师调查林彪的人回来同徐州陆军部队在？

二十一日向唐明智在食堂讲什么处理文件？

议论的问题补充内容

1. 九月十七日裴寿生去警司通信处开会郑长华交待的问题

2. 九月十七日下午四、五点钟，周建平打电话转达陆军进入机场的命令。

3. 廖局长和梁金钟来军谈的问题。

4. 我和叶去警司接受任务回来后向军常委汇报情况问题

5. 郑长华看陆军在虹桥 77 团团部

国家体委调乒乓球队员

南京救护车的问题

散布攻击言论

一、对南京大军区和许司令员的，：

√1.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江、王攻击“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执行了错误路线，打击镇压了革命群众，不搞大联合，而是支一派、压一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错误路线，已向中央做了检讨，中央有批示并传达。

在南京开党委扩大会时，梁金钟、姜志华、杨运辉、叶蜚闻。

√2.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讲、王、周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在苏州、无锡地区支左犯了错误，支一派、压一派，违背中央指示，搞垮了新成立的革委会，把一批从苏州、无锡打出来，不让其回去，挑起了武斗，镇压了另一派，说毛主席指示要被打出来的一派回去。”我在司令部干部中散布过。王恒阳、梁金钟、林玉其、叶蜚闻、陈志华、陈亮

√3. 一九六八年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被揭露后，王、周污蔑攻击许司令员“未请示毛主席、中央军委。擅自决定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各机场，要接管南空各机场，受到了中央的批评。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对空军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决定，就是针对许司令的。”

我在六八年七月间向四师的分别散布过，在军党委扩大会的小组会上也讲过。

△我说黄永胜在军委干部会上讲时，讲了南京大军区提出反许乱军的口号是错误的。

√4. 一九六九年底王维国在军常委会上传达黄永胜在军委会议的讲话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提出的“反许乱军的口是错误的”。我在司令部干部中散布过。

√5. 一九六七年五月份，王维国在军常委会上传达九届二中全会情况时，污蔑攻击许司令员“不讲团结，说姚文元要许司令员见见王、陈，不是团结，许司令员不去”，我在司令部干部中散布过。

√6.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北京的加强召开党代大会时，王维国在军常委会上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说：“南京大军区召开党代大会时不民主，排挤、压制二十军，不让二十军南萍讲话，南萍抢话筒一定要发言，顶撞了军区的领导，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后来还是黄永胜打电话给南萍做工作，要他不要这样，才使会议开下去。”

√7.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王维国在常委会上传达毛主席视察南方地区，途经上海接见他的情况时，造谣污蔑攻击许司令员是“不关心毛主席的安全”，说“汪东兴同志讲几次要南京大军区在南京给毛主席修一条专线停车站，到现在也没有修建，使毛主席的专车在南京停留在安全上没有保证，因此这次毛主席乘火车回北京时，不准备在南京停了。以后还是毛主席说还是要在南京停一下。”我在司令部处以上的干部中散布过。

8. 一九七零年部队进行两忆三查运动时，王维国在常委会上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政治部印发的过去战争时期（自己战时）苏北某村群众写给某支队的一封感谢信有错误，是“散布战争恐怖”，并造谣说“姚文元同志看该信内容后也说是有错误，是散布战争恐怖，而不应该在部队进行教育”。而且批判了有的部队拿此信进行教育时，并说是不再将信在部队进行教育。我在司令部处以上干部传达过。

9. 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春之间，王维国在常委会上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在打击‘516’反革命分子问题上，搞了扩大化，违背了中央的政策，说凡是过去反对过大军区和各县人武部的，都被当成‘516’反革命分子来打击，说军分区、县人武部的文字、宣传材料也是这样写的。

我向司令部有的处以上干部散布过。

10. 王维国在一九七一年四月的党委会上和科、团干部会上污蔑攻击苏州市领导“把一个过去的女造反派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被关起来，并指责15师一个科长在处理这个女人时是没有原则，是严重的失职，无组织无纪律，要严肃处理，不能再发生类似事件，要求单位传达。”我向司令部处的干部传达散布过。

11. 一九七一年春部队进行拉练时，散布攻击苏南地区领导“不欢迎拉练部队去，地方上对拉练没有准备，江苏苏南地区没有浙江地区的群众对部队那样热情等，不是群众问题，而是领导问题。” 廖振华、单清泉、武超、周柞德、程志华

12. 王维国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和原省军区“支持的一派是错误的”，吹捧“二十军，空军支持的一派是正确的”。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又污蔑攻击“在宁波、舟山地区发生

的武斗是南京大军区支持的一派反对浙江省革委会，武斗的枪都是军队发的，这就是浙江省发生武斗的原因”，来攻击大军区。我向有的处长也散布过。

13.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在讨论林立果的黑指示时，在准备应付几股势力冲击，也影射攻击了大军区。

14. 王维国还攻击南京大军区不用林彪的语录，不敬祝林彪身体健康，不挂林彪的像。

15. 1969、70年，王维国污蔑攻击南京新华日报有时对新华社发是报导消息也不登，有时登，也要把内容修改或删除（指改四军的报导和文章）。

二、对上海市的

√1. 王维国在十三厂支左问题上污蔑攻击王洪文同志，我在司令部处的观念中散布过。

√2. 王维国攻击徐景贤同志“一碗水要端平”，不愿登四军的报导文章（一九七零年十一月黑骨干讨论会上）。

√3.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在一次常委会上王维国攻击徐景贤同志批评污蔑在上海戏剧学校支左人员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指整了造反派头头，打击了造反派），“是恶意的扩大，是整人，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什么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造反派头头有严重问题就不能批判了？否则就把我们的人拉出来”。我给个别处长散布过。”

4. 一九七零年十月王维国在一次常委会上攻击张春桥同志没有接见他。我在司令部少数处的黑骨干中散布过。

5.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在军政治部会议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王维国污蔑攻击上海市领导否认军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党代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没有说军队”。我在司令部少数处的黑骨干中散布过。

6.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十二月）在常委会上王维国在公检法问题上攻击上海市领导。我向司令部个别处的干部谈过。

7.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在军常委会讨论出席上海市党代会的代表和警备区工作时，王维国攻击上海市领导“事先不通知，地方上早已讨论了”，攻击周纯麟。

8. 王维国攻击上海不用林彪语录和敬祝其身体健康，说有的发言稿上写了都划掉了。

叶、裴、唐、梁、姜

9. 体委调军乒乓球运动员时，我散布攻击上海体委领导，背后搞我们的鬼，对我们乒乓球队不满，要搞垮我们乒乓球队，为什么事先不给我们打招呼。王维国是不给。王辉章、王景春、单清泉、杨运辉

对南空：四师

1. 六八年吉世堂：南空搞扩大，打击原来革命群众。

2. 一九七零年在北京解决南空问题（十月）。

3. 李寿山的问题。 处的干部

4. 一九七零年，后勤车管科改装了两部救护车，江宇说我们留一部，南空后勤要一部。我说不给他们新的，要给他们旧的；南空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还给他们一辆救护车干什么。

十二月三日 谈话提出的问题，十一月三日交材料

1. 在什么时间、地点，向什么人散布的。

2. 有些问题，还没有谈。

①王秉东

②南空怎么样，给王辉章讲的？

③周纯麟派来干什么的，谁派来的，上海支左没有他的份。

巨鹿路招待所，过去，起早过一月风暴宣言。

七零年下半年在靶场的路上讲的，是否王承龙的问题。

王洪文车子的问题

七一年八月，袁成俊的家属传播，许司令员的一些事情。

七零年上半年毛主席视察南方经上海只接见了王维国和谁，别人都不知道，还讲了些

什么话。

还议论过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谁对四军好，谁对四军不好，那怎么样？ 计恒友、程启尧、余永才、朱玉佩、符志行、王秉东。

陆军在我们部队一靠近演习你讲过什么问题

上海民兵要打靶炮弹问题上你讲过什么话。炮弹问题没有讲什么，打靶是指挥部提的，炮弹也报销了。

十二月三日 上午

1.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我派王秉东去北京了解体委指名要调我们三个乒乓球运动员的问题。王秉东去北京时我向他交待说：“我们军今年刚组织了一个乒乓球队，现在国家体委通过空军要指名调我们三个队员，估计是上海体委乒乓球队的领导对我们军组织乒乓球队不满意，在国家体委向上海调乒乓球队员时他们在背后搞鬼，想挖我们的墙角，搞垮我们的乒乓球队而向国家体委推荐的。因为国家体委是不知道我们有乒乓球队，更不了解有什么人。现在空军已表态要给，现在还未走，你和符志行很熟悉，他不是体委负责乒乓球队的领导工作么，你到北京去找符志行，先了解摸清情况，调这三个人是哪推荐提名的。全国各地区一共要调多少，已去了多少，是到国家乒乓球队，还是培养训练，是选拔，是临时性的会上长期的。通过符志行的关系看能否不调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也是才开始培养训练打乒乓球，打的也并不是很好的，如果培养训练出来，以后符合国家队的条件要调去也好么！符志行的关系最好是不要调这三个人了。”

王秉东去北京之后，北京国家体委已直接派人到上海找军里要接这三个人走，并说明情况是到北京培训，如果选不到国家队还保证退回部队，因了解原来指名调的一个女队员手腕开刀，暂时不能打球，而且眼力不好，已配眼镜，确定不调这个人了。郑长华同意带走了两个人。

王秉东从北京回来时，要调的两个人已调到北京。王秉东到北京时找到符志行后，因

符志行已不在体委工作了，只知道是少年乒乓球训练班调人，其他情况不了解，因此就返回上海了。

2. 一九七零年 月在饭堂吃饭时我听左平议论过说一月革命的宣言还是成立上海公社时的什么材料，是在巨鹿路招待所起草的，过去每年市委不提这个问题，甚至还搞点红色活动，现在不提了。

七一年时我记得胡锦涛生向我讲过上海市委想要我们巨鹿路招待所的房子，要拿别的房子和我们换，说王维国讲，换是可以，换的房子要由我挑，以后没有确定。

以上问题是都没有和李亚光讲（来、去两次吃饭中都没有和他谈过问题），也没有和别人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过去根本不知道还在巨鹿路写过什么的问题）。

3. 在议论要汽车还是坐什么车的问题，有的人说现在不坐吉普车了，过去不坐卧车，坐吉普车，现在地位变了，坐卧车还要坐好的卧车，这都是条件和工作需要决定的，现在他们坐吉普车，那其他人坐什么？

4. 王承龙的问题听传达是犯了错误，骄傲自满，搞不团结，反对洪文同志，还有男女关系问题，已不再市委工作，在工厂劳动，在打靶的路上是否讲过我想不起来。

5. 七零年上半年毛主席讲过上海时接见张春桥同志和王维国，是王维国向大家传达的，我没有议论别的问题。

6. 没有专门议论上海市领导同志的问题。

七零年关于去看修广福洞库机场时，其他同志都表示支持同意由上海负责，王少庸未表态议过。要彭浦公园时，听说其他人都同意也是王少庸没有表态，其他未议论过

7. 没有议论过江青同志的问题。

十一月四日 第二次不吸烟

十一月四日 下午谈话提出的问题

分裂的话，不利于团结的话，军政军民之间的关系，自己处于了哪些分裂活动，攻击

型的言论还有哪些。

要真正的转变立场，转变态度，要肃清流毒，多了不要，实事求是，少了不行，自己清算，不能对自己的错误打折扣，过去怎样讲究怎样交待，要很好考虑。

1. 除了参加黑骨干会活动外没有再参加其他犯了活动。把意见考虑出来的先写一下，攻击言论，在什么时间、地点。

具体分裂的事情，调人，议论的，王秉东。

攻击性的言论

指名 许司令员的和大军区的 上海市委和领导同志 南空领导

一号指挥所学习休息时，有人 85 某某人反对再版前言， 在前面向大家议论的。

姚文元一切怎样，现在怎样？

开部党委会，议论汽车，王洪文同志从前干什么的，现在？

对警备区的周司令员。

议论江青同志的事要继续考虑。

传达、红化。

三八作风

周纯麟谁派来的

裴斐、权太万，

三月份文

大厂调度讲王维国犯了错误，杨述贵了解过情况，怎么处理了。七日写。

要了解情况后，再没有做别的处理。

十二月八日 上午交散布攻击言论材料

有些问题没有反映原来的面貌，要继续考虑。

造舆论、吹捧方面还有些问题

七零年初评动员和总结

两个领航员的谈话，请他们吃饭时。

路线斗争教育的报告，喝酒时讲的话题，谁干杯。

广东参谋长会议陆军的。

我们军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林副主席的心血。

对林副部长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有反对林副部长的人不能在我们军有人，没有林彪的一家，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四军的今天。

谁反对林副部长我们就和谁斗。

对林立果态度的问题都调离司令部？

对副处长谈话的内容。

七一年八月讲司令部的权都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过去有的处不在我们手里？

三十一团开会讲话的内容，战备训练、学习林立果的黑文件。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工作方法。

两个领航参谋

林彪接见一周年

对司令部提升什么处长的讲用

司令部召开的讲用会，谭金甫、戴洪学、吴金鸣。

和魏忠锦、陈德福讲姚文元。

有责任协助组织把司令部的问题搞清楚。

教训：

1. 任何时候都要坚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正确路线。

十二月十一日 下午谈话

补充材料分类，重复的不要写了。

尽量不要重抄，以便节省时间。

十二月十一日晚交材料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谈话

议论写文章的问题向哪些人议论过，写文章我们写不过人家？

七一年王秉东，5月林彪对哪两个军区不放心，怎样和他讲的？

提炼，要求空军参观。

李乃学，问大厂说王维国犯错说的事，

九月十二日晚上，和成关林、杨述贵谈论什么问题，讲的什么内容？回去的很晚，回去已经十时了。

征兵登记表盖章的十几表。

谈了周赤萍写的书的问题。

八一四站，给林盖房子问题。十二月十四日下午。

讨论王维国黑骨干的作用后是否出简报？没有出简报，其他人是否出简报不了解。

十二月十五日 上午

一九七一年五月在指挥所，王秉东问：“过去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军区的问题。”我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在中央会议上的一次机会材料上就提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对两个军区感到不放心，指的就是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并批评许司令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错误。”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午

林立果的黑报告

1. 黑文件，周赤萍的书经过自己手的有多少本。九

“忠于林彪、忠于叶、忠于林立果”

江不支持四军，王未进入市委，江到上海做了工作（根本没有此事）。

2. 周纯麟是许派来的，支左本来没有他的份，是来摘桃子的（没有此事）。

3. 在我们阵地附近搞演习，是有计划的搞的（没有讲过）。

4. 七一年七一社论，是上海搞的，不要搞，更多的时候去组织学习，我们军还专门搞了一个七一讲话材料？（没有）

5. 对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现在有的人忘了造反时是依靠军队支持的，没有军队现在能这样么？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现在是政治局委员，王洪文过去是干什么的，有人回答说是干什么的。

6. 集训队全军的教练，轻武器（在材料上没有写）。

7. 高机连发手雷、炸药。

8. 七一年5月组织技术小电台展览，我没有同意。

9. 到北京，一九六八年，去。送东西给江。

认真的考虑一下，写一下，时间、地点、场合，讲的这些问题。

有些事是非要讲的，谁叫这样做的。

把问题告诉你，要你去考虑，这样做是不多的，确实没有的，也不能瞎讲，没有的就不能讲，要实事求是。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午交材料，下午补写。

十二月二十四日早交补写材料三份。十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内容：

裴寿生吃饭时去喝过酒，还讲过话。

毛阿、胡提出管理员问题。

王洪文和王维国的情况是否有人告诉你？没有

九月十一日杜、胡，讲了些什么话，吃饭前后。

值班问题，魏提了几次，为什么调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一）十二（星期六）十一（星期五）十（星期四）九（星期五）八（星期二）七（星期一）六（星期日）五（星期六）

↑

郑从硕放回军

把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杜、胡到指挥所去的谈话情况再写一个材料。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交以上两个材料。

把整个时系路线斗争犯的错误罪行进行一个总的检查

1. 前言。2. 犯错误的事实（不写了）。3. 对犯错误性质的认识。4. 原因教训。5. 改正决心。

1. 前言。简要的写，对斗争性质的认识。两个自然段，两次斗争的性质，自己所干的事情和地位起的作用，引出下一个问题。

2. 错误事实不予重写了。把自己的认识和犯错误的性质联系起来，危害，毛主席挽救了自己，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分析认识。

3. 对错误性质的认识。

4. 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基本上按三要三不要原则来写，要写出自己的特点。

也可以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解剖，提高到理性来认识。

如没有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部分很重要，要着重的写。

5. 今后的态度，表明自己的态度、今后努力的方向，主要看今后行动，自己应负什么

责任，是什么错误就承认什么错误。

可以学习一下文章，自己思想基本有一个轮廓时再写。

组长

1. 这一部分是很重的一部分，要达到提高认识的其，要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一定要重视。

2. 时间要抓紧，可以加班，要争取时间了，过去提过的几个问题在写材料时还可以要考虑，组织上要继续了解情况，有什么问题可以早讲清楚，要求要实事求是。

十二月三十日 下午交检查材料初稿。

下午与徐谈写材料问题。

一月三日 下午 星期四

犯了攻击言论。①十三厂问题攻击王，现在是变了，不注意就学变修的。原话要考虑。

√七零年上海歌剧院（改一下）

√七一年。三条政治报告

√选代表，有意的。

姚文元。

“这次特别热情，对空四军很好。”关于选上海，是中央，加？

“几股势力冲击”要补上 √

一月四日 下午晚上叫最后一份材料

攻击、分裂言论 检查材料还要看一下有些错别字

元月五日 下午交待写两附件

1. 打击、迫害是否还有以下放锻炼的名义到部队去的，可以写材料附在后面。

2. 九月十一日中午杜、胡到指挥所的去、走、时间、去的人、参加吃饭、讲的话、前

后情况。

3. 检查材料以后再谈一下。

元月七日上交郭的材料

杜、胡材料同前。

元月十一日 批判“571”，十六日完。

毛主席：“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

错误的估计形势，歪曲我国大好形势，胡说什么“政局不稳”，“危机四伏”，对经济形势污蔑成一团漆黑，胡说是“停滞不前”、“国富民穷”。

低估人民力量，夸大反革命力量，他们大肆吹嘘法西斯的“精神力量”和所谓“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自吹“回旋余地大”，取得政权“比较容易”，并胡说什么是在“正在崛起”的力量，胡说什么是为数众多的“一大批”、“成功的把握大”。

一月二十九日 下午，甫副政委、徐副主任谈，关于九月十一日中午到指挥所谈话内容。

关于指挥所交接班问题。

关于在指挥所值班问题，王、郑没有给我交待任何问题。

九月十三日星期一，六日星期一，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二十八日星期日，二十七日星期六，二十六日星期五，二十五日星期四。

一月三十日 下午再次交材料

7.8.9.10. ■

【“两谋”】

关于开会布置给两个高机连准备住房问题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在王维国、郑长华同意调动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的住地布置意见后（江湾机场住一个连，军部住两个连，军指挥所住一个连），为解决在军部住的两个高机连的房子问题，一天晚上（四月八日）我在军党委会议室召集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开会，布置给调到军部来的高炮三师两个高机连准备住房问题。我们去开会时，正碰上左平等在军党委会议室组织放映上海市第四届党代大会的记录影片，于是我们看完电影之后才开的会。

我记得参加开会的人有：王辉章、叶蜚闻、柳振民、裴寿生、顾惠州、廖振华、居祖根等（参加会议的人是有关调整房子的单位的领导干部）。在会上我说：“军常委决定调高炮三师两个高机连到军部来住，加强军部的警卫，保证军部的安全，这也是路线斗争的需要。最近，我们军部警卫不严，营内秩序较乱，存在不少漏洞和不安全因素，偷窃东西的不断发生，外面来的不认识的人员有的竟直接闯进军领导干部的家里等。因此，加强军部的警卫、保证军机关的安全很有必要。为了给调来的两个高机连准备住的房子，有些单位的房子要进行一些调整，今晚开会就是要研究解决为了给两个高机连准备的房子。有些单位的房子进行调整的问题，我们准备把住的房子做如下调整：战勤连人员全部搬到通信营去住，把原来在军部院内住的房子腾出来；云一5中队搬到原来战勤连的房子住，云一5中队腾出的房子（原指挥所值班战勤人员休息的房子）给两个高机连住；管理处居祖根具体负责给两个高机连准备住的房子和床铺等；各有关单位人员住房的具体调整按管理处的计划要求组织进行。”

大家同意调整房子的意见后，没有进行别的讨论就散会了。■

九月二十二日

【派系矛盾】

关于参加李寿山追悼会的情况

李寿山逝世后第三天的上午通知我们到龙华火葬场参加李寿山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三、四百人。南空参加的有刘茂功司令员、于应龙副政委、周建平副司令员、胡立信主任和一些部、处的领导干部及军区空军直属部队的代表四十余人；空五军参加的有陈励耘、王副政委和一些处长及部队代表；空四军参加的有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及其他在家的领导干部、各部的领导干部，各部队的领导干部和代表；当时在上海治病的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和他的爱人也参加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一些李寿山的亲友。二十军是否派人参加追悼会我不知道。

我记得追悼会是由姬应伍主持的，是郑长华致的悼词，其他人没有讲话。向李寿山遗体告别后就散会了。我们就回四平路军部了，再没有参加别的活动。

关于李寿山追悼会后，王维国请空五军陈励耘等来上海的人吃饭，我不但没有参加，而且也没有听说过。空五军陈励耘等来、离上海时，我都没有参加对他们的接送活动，也没有人告诉参加。其次关于李寿山追悼会的事先筹备工作、研究安排等我都没有参加过（是南空领导和四、五军的领导在巨鹿路招待所研究布置的）。所以情况不了解。追悼会的第二天上午又通知我到虹桥机场参加送李寿山的骨灰上飞机，到机场送骨灰的人和参加追悼会的人差不多，送骨灰时我没有看见王维国、陈励耘等人去。 ■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派系矛盾】

关于拉练情况

军机关和部队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到一九七一年三月间先后分两批进行了野营拉练。

郑长华、魏忠锦、李鸿均、胡锦涛和我是参加第一批拉练的，上海地区参加第一批拉练的部队分两路：高炮八师走南路经嘉兴到达安吉县地区；军直机关、二十六师、独五师、灯团等各一部走北路，经青浦县、湖州市到安吉县地区。回上海时原南北两路调换了行军路线：军直机关、二十六师、独五师和灯团部队走南路经嘉兴、锦县回上海；高炮八师和三师部队经湖州市的医院一部分同志在马路上欢迎我们，郑长华从医院领导同志了解到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在该医院休养，就带胡锦涛和我等人去二十军医院看望熊司令员。我们到医院见到熊司令员后，郑长华问了熊司令员的身体情况，并将我们军的部队到浙江地区拉练的情况讲了一下。接着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张主任、湖州军分区司令员（也是该地区革委会主任）、湖州第七革委会副主任（地方干部）以及二十军住湖州地区的一个师的领导干部见了我们，并在一起吃了饭后（二十军那个师干部因家里开什么大会未参加吃饭就回去了），我们就离开医院回到部队宿营地。

这次在湖州二十军医院去看望熊司令员和在以上接触的人员所谈的，都是关于部队在拉练中受锻炼、受教育情况和地方上干部、群众对部队关心、爱护情况；地方部队介绍了一些地方上的情况（包括安吉地区），并很客气的说关于迎接部队拉练，地方上虽然做了安排布置、准备，可能有些地方、有些问题还不够落实，会给部队来一些困难，对部队的住宿物质供应很关心，多次讲的都是互相学习、互相感谢的客气话。

我们到达安吉地区的目的地第二天上午，安吉县委书记带县委、县革委会一些成员（六、七人）到我们军部机关住地——肖坑去看望我们，因军的领导事先不知道，都下部队了，以后又从部队赶回机关住地接待了他们。吃午饭后他们回县里的。这次县里领导干部到我

们部队住地看望，主要是部队刚到安吉地区住下，他们来了解部队住宿情况和物质供应情况，并到各家看了部队人员的住的情况以表示对部队的关心。部队对安吉县、各公社、各大队和广大群众对军队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表示感谢，向地方、向群众学习，肖坑村的支部书记都在场。参加这次接待的有郑长华、魏忠锦、李鸿均、胡锦涛和我，还有一些司、政的处长们。

在安吉县住的期间和安吉县互相还进行了以下活动：

一九七一年新年我们请安吉县委书记等县委、县革委会、人武部的领导同志，和所在队的公社、大队干部到军机关住地开座谈会，请他们吃饭，晚上并组织了文艺晚会。参加接待的有军的领导、各部的干部、各师的干部和一些处长们；安吉县召开了欢迎到安吉地区拉练部队的会议，我们军、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空五军拉练部队派了两个处的干部代表参加了会议，还有别的单位的代表，我们军是李鸿均同志代表军讲的话；安吉县召开了拉练部队代表座谈会，并请吃饭，我们军、部的领导干部参加了，还有别的部队的代表（没有空五军的代表，因为他们已不在安吉地区）；安吉县和我们还互相请看过戏；我们部队离开安吉时，魏忠锦、李鸿均、胡锦涛和我等还前往安吉县告别并赠送了毛主席像和感谢信。以上活动都是一些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活动，不但有军、政领导干部参加，而且有群众代表参加，讲的都是互相学习、互相感谢的话，没有谈论别的问题。

从安吉回上海的第三天行程中我随部队经塘溪镇走小路步行到军，所有的汽车都要绕道杭州市转过来，魏忠锦副军长、李鸿均副主任、胡锦涛部长等专程路过杭州市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和二十军送感谢信，并当面对他们对我们拉练部队的关心、帮助表示感谢。

回上海途中的第四天我们在桐乡县宿营，浙江省革委会派了两个干部（一个老干部年龄很大，说是专门负责拉练工作的）赶到桐乡我们住地来看我们，并送感谢、慰问信和，毛主席像，陪同去的还有桐乡县的干部，来时已是晚上，在我们部队吃了饭返回杭州的，这次是魏副军长、李副主任、胡部长和我继续搞接待的，都讲的是互相学习、互相感谢等客气话，互相也都不认识，他们知道我们下半夜还要夜行军，所以很快就走了。

当天晚上，我们夜行军到嘉兴县宿营，天亮时，我们部队住的一个仓库失火，部队战士救火时有三十余人中毒负伤。在嘉兴休息一天后，第六天我们就到上海市金山县枫泾镇宿营，半夜时浙江省革委会因我们部队在嘉兴救火中毒负伤三十余人而派人赶到枫泾镇来慰问（因他们到嘉兴时我们已从嘉兴出发；所以他们又连夜赶到枫泾镇）。省和嘉兴县一共来了四、五个人，是魏副军长和我起来接待的，他们交了慰问、感谢信，说了一些客气话很快就返回嘉兴去了。

以上就是我们在拉练中和浙江省、县有关机关接触情况。我没有去过莫干山，也不知道别人去过莫干山。■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对审查材料的意见

1, 参加黑会, 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会

首先要明确林彪反革命路线的底是什么, 我是否知道这个底。他们向我交的什么底, 怎么理解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

我理解, 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 就是知道了他们反革命路线的实质和目的。事实是我不知道他们反革命路线的底, 因此, 我不同意接受反革命路线的交底, 我是接受了反革命路线的灌输。

2, 参加黑会 ■

【申诉】

军党委、南空党委、空军党委: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真是沉痛万分, 对不起党, 对不起人民。根据我错误的严重性, 党给我任何严厉处分都不过分, 组织上为了严格党的纪律和教育我自己, 给我应得的处分是完全应该的。南空党委给我做的结论和处分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我诚恳、愉快的接受, 坚决拥护, 并在实际行动中真正接受教训, 痛改前非, 永不翻案。出于我对党的思想感情, 为了使我更好的接受党的教育和监督, 我最诚恳地希望和请求军党委、南空党委、空军党委能把我留在党内, 以观后效, 给我最后一次考验机会。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挽救了革命, 挽救了党, 解放了人民, 也挽救了我, 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 使我能重新做人, 给了我认识、改正错误, 继续革命的机会。我永远不能忘记党挽救我的恩情。今后, 我坚决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 进一步肃清流毒和影响, 进一步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 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彻底改造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愉快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彻底改造自己的错误，为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将功补过，补过于万一，请党在实际行动中考验我。

我的请求是否有当，请党委指示。■

杨忠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

【申诉】

重新审查请求书

我一九三七年二月参加红军，一九三八年八月入党。一九七一年在空四军任副参谋长。由于政治觉悟不高，因而上当受骗，跟着王维国、郑长华（原空四军军长）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对于我的错误我都及时做了交待、检查，认真接受教训，并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由于我讲了一些反对““四人帮””的问题，“九一三”以后被原上海市委专案组隔离审查时，““四人帮””对我使用了各种法西斯手段进行逼供、诱供、打击、迫害，要把我打成反革命。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想一定能给我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按照党的政策进行正确处理。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空四军党委又给我作出了不符合事实情况、强加了很多不实之词的结论事实材料（错误的性质和处理意见都未和我见面）。我看后，当即提出了很多不同意的意见，并要求实事求是的修正。他们声称结论事实材料上所写的观点和问题提法（扣的帽子）都是中央文件上和空军统一规定的，不能修改。为了照顾大局，希望能对我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按党的政策进行正确的处理，我签了字，但也提出了保留意见。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经空军党委批准的结论为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的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予以开除党籍，从行政十一级降为十六级，并按

团职转业到地方工作；并明确宣布态度不好还要加重处分，实际上就是不准提意见，不准申诉，不同意也得接受。不仅错误的性质、结论和处分意见事先没有和我见面，而且在我写的错误事实材料里，他们为了任意升级、加重处分，又背着我任意增加了三条罪名（参加了一些阴谋活动、内定的上海民航局副局长、王维国小范围的骨干）。宣布我的结论和处分决定后，我向空四军、南空、空军三级党委写信要求保留我的党籍，迄今已六个多月没有任何答复。根据我党对犯错误干部的一贯政策和近来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我认为对我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对我的处分决定是违背党的政策的，现特向党提出申诉，请党组织重新调查不正确处理我的问题。

一、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空四军党委关于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审查结论不是实事求是的，主要问题的观点都是强加给我的不实之词，具体情况如下：

1. 所谓参加黑会，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韩洪奎在军图书馆传达林立果黑指示的会议；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日林彪死党周宇驰在巨鹿路招待所讲话的会议；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日林彪死党刘锦萍在虹桥机场讲话的会议，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郑长华在巨鹿路招待所讲话的会议和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王维国在军二号指挥所讲话的会议，我都参加了，这是事实，他们的讲话都有原始记录可查。

我认为“接受反革命交底”就是知道了他们反革命阴谋的实质，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他们讲话的内容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四人帮””和原上海市委的，说有人要抢班夺林彪的权；吹捧林彪、林立果，反对吴法宪等。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审查我的人也多次承认我不了解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怎么能扣上“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的罪名呢？即使是我跟着王维国、郑长华犯了路线的错误，也不能把我和反革命扯在一起。何况参加以上会议的人少至五、六十人多至一百多人，都是师团干部，参加同样的会，听同样的讲话，有的人就不算什么问题，有的人就是一般性质的问题，更奇怪的是有的定为“敌性内处”的人还写的是路线交底（先不说这提法妥否），反而我这

个被称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强加给我的却是“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这难道不是任意强加予人的罪名么？我既不知道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事实已证明），根本不了解其反革命路线的“底”，他们从来没有向我交待过，我也从来没有接受他们反革命路线交底，因此说，“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完全是强加给我的不实之词。

2. 所谓参与王维国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做军事准备的阴谋活动情况

我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进上海原市委专案组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出专案组时正式向我宣布过：我不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两谋”活动（即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空四军审查组的人也一直承认我不了解林彪、王维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并说他们也不会告诉我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和林彪、林立果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见过他们；和王维国也是工作上的关系。我根本不知道林彪要搞反革命政变，甚至过去连想都不敢这样想。不知道林彪搞政变的阴谋怎么能说参与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做军事准备的阴谋活动呢？！至于由于受蒙蔽和其它各种原因所造成，做了一些与林彪、王维国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事，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与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作军事准备的阴谋活动混为一谈。

所谓参与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做军事准备的阴谋活动的真实情况如下：

审查结论说：一九七一年三、四月间，王维国一伙按照林立果的黑指示，打着“培养基层干部”的幌子在新华一邨秘密建立了反革命政变武装力量“教导队”，在王维国指使下，杨为其配备了武器；九月初，杨又为其配备了六千五百发教练弹。

实际情况是，一九七一年四月初，王维国、郑长华在军党委常委会上布置工作时说：军要在新华一邨组织一个教导队，培养基层干部，学员由政治部选调，除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要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司令部要为其配备训练用的武器。我告诉军务处为其配备了武器。九月初，教导队的蒋国璋找我说：教导队要进行打靶训练，要军训处发给他们一些教练弹，我就叫军训处发给了他们六千五百发教练弹。关于教导队的其他情况我都不知道，和教导队没有任何其它关系，更不了解教导队是他们秘密建立的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

审查结论说：“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以所谓‘防止冲击’为名，提出要抽调、掌握一点机动部队，杨同原军长郑长华等人策划后，私自调动了四个高机连，集中到军部和军部附近。”实际情况是，一九七一年四月初一天，郑长华召集魏忠锦副军长、高炮三、八师，航空兵26师的领导同志和我开会，郑说：现在社会上很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防止冲击，加强军机关和江湾机场警卫与防护，王维国和我们共同研究确定，要抽调掌握一点机动部队。大家研究一下，在不影响战备任务情况下，能在高炮部队抽调几个连队。大家研究提出，只有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因为没有阵地都住在地方上的学校内，没有担任战备任务，可以抽调出来。郑长华说：那就确定抽调这四个高机连（其中包括一个已报上级批准到军一号指挥所担任修建施工任务的一个高机连）；两个连住军部，一个连住江湾机场。住江湾机场的高机连统一归26师指挥担任机场的警卫和防护任务；组织调动由军司令部负责。我接着提出调动三个高机连要报上级批准后才能行动，郑长华说三个高机连都没有担任战备任务，不要上报了。我没有坚持意见，这是我的错误。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后，除担任正常的警卫任务和必要的军事训练外，主要搞的是修建施工任务和其他劳动。没有进行别的活动，王维国、郑长华也未交待过任何其他任务。

审查结论说：“一九七一年四月，杨等人按照王维国的旨意，把从空军和南空搞到的两千只轻武器，重点装备了虹桥机场警卫连、新华一邨教导队和驻上海的其他部队。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在王维国的指使下，杨等人又从南京搞了两千支轻武器，集中发给了两个高炮师和航空兵26师等单位，适应了王维国阴谋活动的需要。”

实际情况是：领发轻武器是从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军加强备战时开始的。苏修侵犯我珍宝岛后，总参和空军都指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开展“两打”训练（打飞机、打坦克），各机场特别要做好反敌空袭和反空降、反机降的战斗准备要求，要求各机场的地勤机务人员都要配备武器，进行战斗编组；修筑防空工事和反空降、反机降的工事；制定战斗方案，并组织进行必要的战斗演练。空军发给空四军三千只轻武器，王维国、郑长华指令把这些武器按需要先发给盐城、如皋、硕放机场的部队；按以上的战备要求，上海

的航空兵 26 师所属江湾、虹桥机场的部队尚缺乏轻武器；空军组建了新的高炮师，从高炮三师和八师给抽调了一个团零两个营的部队，按编制带走了轻武器，因此高炮部队按编制也缺少轻武器

部队缺编的轻武器每年都要编报补发计划。一九七一年四月，上级批准组建虹桥机场警卫连、虹桥铁路专线（站）警卫排、“814 站”警卫排、新华一邨教导队等新建单位。为了解决新建单位的武器配备问题，四月份军务处向空军请领了一千支轻武器，连同军后勤又从南空领了一千支轻武器，按照王维国和郑长华的批准，重点装备了虹桥机场警卫连、虹桥铁路专线警卫排、“814 站”警卫排和新华一邨教导队等新组建单位，剩余的补发给驻上海的其他部队。

“九一三”后，九月十五日下午，王维国、郑长华在军部召开师团干部会布置贯彻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下达的紧急加强战备、反空降、反机降准备的指示时，驻月浦机场及其军“五七干校”提出了为了做好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要求军里补发他们缺少的轻武器（王维国、郑长华立即要军后勤把库存的武器发给部队），后勤说已无库存枪支。正好南空告诉军里：今年按正常计划补发我们军里两千支轻武器已运到了南空后勤。王维国、郑长华说，现在是紧急加强战备，既然不发我们的武器已到南京，要求南京尽快发给我们。于是南京用汽车将补给我们军的两千支武器运到上海，经王维国、郑长华批准发给了两个高炮师和 26 师，

以上领发的轻武器有的是在加强战备的情况下，上级发的；有的是上级下达新组建部队时请领的；有的是上级按计划补发的；都是在正常工作关系下进行的。我根本不知道王维国、郑长华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做军事准备，仅因我分工负责军务工作，发枪之事经过了我一下，就说我参与王维国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做军事准备的阴谋活动，完全不是事实。

审查结论说：“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按林立果给的图纸要军修厂私造微型冲锋枪。在王维国、郑长华的指使下，杨要叶蜚闻（军司令部作战处原处长）以军党委的名义向军械

修理厂党委写信，下达了私造微型冲锋枪的任务。”

事实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王维国按林立果给的图纸要军修厂私造微型冲锋枪我根本不知道，可以说，要军械修理厂制造微型冲锋枪的事与我没有有什么关系，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九七一年四月初，军常委开会时（各部的领导干部列席了会议），郑长华说：现在有的工厂制造出了一种小型的冲锋枪，很适宜飞行员佩带，准备让军修厂仿造一部分给飞行员装备。指挥所我听到的制造小型冲锋枪的唯一情况。当时我并不在意，因为过去空军也多次通报表扬过高炮二师家属工厂为了战备制造四零火箭筒和及其它武器的情况。至于王维国、郑长华怎样向军后勤和军修厂布置交待制造小型冲锋枪任务的，我根本不知道。一天开军党委扩大会，军修厂朱锦堂（该厂原副政委）向胡锦涛（原军后勤部长）提出，要军党委向军修厂写封信正式下达制造小型冲锋枪的任务，因军党委开会是在司令部办公楼，胡锦涛要我找个人帮忙写封信，我就找叶蜚闻写了信，经王维国、郑长华过目后，由胡锦涛当场交给朱锦堂了。事实上王维国、郑长华根本就没有给我布置交待过关于制造小型冲锋枪的任务，更没有指使我以军党委的名义向军械修理厂写信，下达私造微型冲锋枪的任务。我只不过是叫叶蜚闻帮胡锦涛写了一信，因此说我在王维国、郑长华指使下，要叶蜚闻以军党委的名义向军械修理厂党委写信，下达了私造微型冲锋枪的任务，完全不是事实。

审查结论说：“一九七零年十月王维国要部队普遍组织进行‘两打’训练。一九七一年三月江腾蛟提出‘一定要突出两打的重点内容’。杨按照这些黑指示，积极抓‘两打’训练，抓地面训练。”

实际情况是：自珍宝岛事件后，为了做好反侵略的战斗准备，总参和空军都多次下达指示，把“两打”训练列为全军战备训练的重要内容。王维国召开军党委会，郑长华召开军训练会议，都研究布置过关于开展“两打”训练问题。在我的工作范围内我是抓了“两打”训练，我认为搞的是正常的战备训练，是根据总参和空军的指示和王维国、郑长华的布置，绝不是参与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做军事准备的阴谋活动。

以上证明审查结论强加给我的参与王维国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做军事准备的阴谋活动的罪名，完全不是事实，而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不实之词。

3. 我是吹捧过王维国和林立果，这是我的错误。但我吹捧的内容没有一点是我自己的，我只不过是在开会表态时重复或散布了一些空军吴法宪、王辉球等人，和王维国、郑长华吹捧之词而已。

4. 在执行组织路线方面我也是有错误的，即同意或默认王维国、郑长华在司令部的一些错误做法，但是选拔、使用司令部的干部。培植骨干和对一些同志的处理，如有的被调离工作岗位，有的被遣“五七干校”或做复员处理，都是王维国、郑长华亲自决定、组织决定的；而且对有的干部的提拔使用我事先也根本不知道，如对蒋国璋、过全、吴振龙等人的提拔使用我就不知道。

5. “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几个问题

审查结论在“九一三”事件后的错误里写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后，杨在郑长华指使下，积极组织人员搜集进驻机场的陆军活动情况和民航班机来往情况，向王维国、郑长华汇报。十四日指示杨述贵（军指挥所原副所长）策划了针对上海警备区的所谓保证军指挥所安全的戒备措施。十五日杨在对南京军区存有戒备思想的情况，同裴斐等人策划了加强战备的措施，研究了使用兵力的方案，并要高炮三师‘准备一个团’，准备好车辆，随时准备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十七日杨又在郑长华的指使下，要裴寿生（原通信处长）利用到警备区开会了解指挥所位置。”其真相如下：

(1)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时，中央军委下令加强战备、全国一切飞机停止飞行，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各机场跑道都设置障碍，防止飞机起飞降落等（实际上是林彪自我爆炸后，但我们不知道）。十四日中央军委下令民航班机照常飞行时，我是军指挥所值班干部，郑长华是指示我要了解各机场的战备情况、民航班机来往情况，并向他们汇报，我是这样做了。郑长华的目的、用意何在，我并不了解。作为指挥所值班干部的我是应当做的正常工作。至于说搜集进驻机场的陆军活动情况根本无此事。因为中央

军委是九月十七日晚下令陆军部队进驻机场，十八日陆军部队才进驻各机场，十八日前陆军没有进驻机场，无“陆军进驻机场活动情况”可搜集；十八日陆军部队进驻机场是配合空军部队共同担任保卫机场的战斗任务，情况任务都明确，不存在搜集陆军活动情况的问题。

(2) 九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做好各机场、海军基地反空降、反机降的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在紧急加强战备的情况下，为保证指挥所的安全，我要杨述桂和各战勤连队干部意见布置一下加强干部值班和警卫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策划针对上海警备区的所谓戒备措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做好机场反敌人空降、机降的紧急加强战备指示后，王维国、郑长华要司令部、政治部研究提出贯彻执行方案，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方案意见，以便军党委研究后向各师团布置。于是我和裴斐召集了军司令部各处长开会，研究提出了贯彻执行军委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意见方案提交给军党委，军党委讨论修改后于十五日下午召开师团干部会进行了布置，我们提出的反空降、反机降方案，包括各部队的任务区分、兵力使用方案和加强战备措施等，其中就有要高炮三师准备好一个团，配备好车辆，随时准备执行机动作战任务，支援虹桥、江湾机场的部队作战，根本没有“对南京军区存有戒备思想的情况下和裴斐等人策划了加强战备措施”。把研究贯彻执行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方案硬要说成是针对南京军区这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难道研究贯彻执行军委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也是错误、也有罪么？！

九月十七日，警备区通信处通知裴寿生（原军通信处长）到警备区去开会，研究各指挥所之间的通信线路问题。裴寿生告诉我之后，我立即告诉了郑长华，问他裴寿生去警备区开会研究通信线路问题有什么要求和指示，郑长华说要裴寿生了解一下警备区作战时指挥所的位置，以便联系。根本没有我在郑长华指使下，要裴寿生利用到警备区开会了解指挥所位置的事。

6. 我看了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空四军党委对我的审查结论事实材料（没有错误的性

质和处理意见，我问了几次也不告诉，我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的意见，他们都以是中央和空军的规定为理由不予修改）后，他们为了任意给我错误性质升级、加重处分，又背着我在结论材料后面随意增加了以下三个问题：参加了一些阴谋活动；内定的上海民航副局长；王维国的小范围骨干。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审查工作原则规定的。要我看结论和处分决定时，我提出，为什么背着我在审查事实材料中增加着三个问题？事实根据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内定的。”也不知是何人？怎样内定的？我认为任意增加着三个问题作为错误性质升级、加重处分是毫无道理的，是没有根据的。这三个问题根本不能作为决定错误性质和处分的依据。

首先说，“参加了一些阴谋活动”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扣帽子，事实真相前面已讲了；再说“内定为上海民航副局长”，不管是何人内定的，是否属实？即使是别人或什么组织内定我为上海民航局副局长，我根本不知道，也要我负责么？！这怎能作为定性和加重处分的凭据呢？所谓说我是“王维国小范围骨干”也是毫无根据的任意之说，必定有不同于大范围的特殊待遇、特殊任务、小范围的特殊活动、知道小范围的问题等等，这些我都没有参加过，也根本不了解，王维国更没有对我做过特殊的交待，我参加的是和大家一样的会议，所了解的也是和大家一样的情况，怎么就成了“小范围的骨干”？总得有事实依据，参加什么活动算是小范围的骨干总得有个标准，怎么能任意讲呢？

7. 审查结论说，我在审查期间开始态度不端正，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审查期间我及时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积极地、如实的揭发了王维国等人的罪行，交了自己的全部问题，没有隐瞒任何问题，我的错误都是我自己交代、检查的。在““四人帮””控制的原上海市委专案组时他们对我使用各种法西斯手段，进行逼供、诱供、打击、迫害时，我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不说假话，我的态度始终都是这样。

二、空四军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干部，除死党王维国罪行严重外，就属郑长华（原军长）错误严重了，郑本人也是经常这样讲的。我是跟着郑长华犯错误的，我讲的一些错误话、一些错误事，都是在郑长华的直接带领、指使下进行的，因此郑长华的

错误比我严重的多，何况他知道的事，他干的事我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干过；况且空军、南空和四军领导曾经多次点郑长华的名，说他是被““四人帮””保下来的人，按错误的严重性对他的错误定性和处理应比我要严重，相比之下，对我的结论和处理应比郑长华要轻，无论如何也绝不能超过郑长华。

但现在事实情况却完全颠倒过来了，空军党委今年二月向郑长华宣布，不再重新处理他的问题，仍维持七五年的结论和处理：犯方向路线错误，调武空任副参谋长，没有任何处分。而给我的结论却是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予开除党籍，从行政十一级降为十六级，按团职（降职）转业到地方上工作”。这真是天壤之别。如果对郑长华的结论和处理是正确的，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那么对我的结论和处理就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我认为党对我们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是一贯的、统一的，对犯错误干部的结论和处理也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按照党的政策错误的性质、轻重统一衡量处理，绝不应该不安党的政策，任意行事。油漆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落实政策，正确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有关指示下达后，空军党委及时明确了对郑长华同志的处理决定，迄今仍不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党的政策重新处理我的问题，改变性质错误的结论和处理决定，使我更想不通和难以理解。我要求党组织把我的错误和郑长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加以对比，明确各方面的责任，然后按党的政策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进行正确处理。

我的申诉不是否认我所犯的错误，我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在任何时候都是承担的，并接受教训，坚决改正。我认为定我上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和给予开除党籍、从十一级降为十六级，从师职降为团职转业到地方改正、特别是结论处理中写的如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参与王维国的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在军事上做准备的阴谋活动等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对我的处理决定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和郑长华同志的结论和处理决定相比更是如此，因此，要求重新审查和正确处理我的问题。■

【后记】

关于父亲留下的检查交待材料

杨辉平



我对父亲杨忠立遗留下来的审查材料，经过几次浏览和思考，确定这是父亲在1973年从上海市委专案组出来后，在上海空四军“林彪专案”学习班和南空“五七”干校期间写成的一一交代材料是学习班时期写的，申诉材料是干校时期写的。时间可以证明成稿日期，还有整个包装材料用的报纸，分别是1973年6月18日、1973年8月5日、1974年4月3日的《文汇报》和1980年9月10日的《参考消息》，可以间接说明材料完成的（本文作者杨辉平先生）时期。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材料中没有父亲在上海市委林彪集团专案组时期（1971年10月4日-1973年5月19日）的材料。

我的解读有三：1. 对材料本身的评价和看法。2. 我所知道的父亲家族和简单历史。3. 父亲被审查及“九·一三”事件对我和家人的影响。下面逐一谈谈。

一、对材料本身的评价和看法

父亲的这份材料揭示了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一个侧面，林彪、林立果、“九·一三”事件、《“571工程”纪要》等人物和事件，给人以太多的思考空间。

父亲从学习班带出来的材料，是一卷审查“林彪集团专案”的真实记录，也是“九·一三”前后空四军司令部“罪行”的真实记录。从专案组或学习班出来的东西，虽然文字和语言都很程式化，但它很真实，且非一面之词，是被审查和反复核实过的！

我感到父亲的这些材料和当年的形势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之所以给我父亲定罪，“要

害”是空四军调动了部队，以及在“九·一三”事件关键时间点上发放武器弹药，这些举动差一点就成了证明《“571工程”纪要》搞“两谋”（即“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重要一环！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下发了“57号文件”揭发林彪集团的罪行，1973年左右上海市委也发了一个类似文件，同样传达到基层，我是复员后在单位里听到和学习这个文件的。我现在已经无法查到这个文件，但我确认还很清楚地记着文件中的有关内容——文件点了我父亲的名，例举了父亲的“罪行”——就是直接实施了空四军军部调动部队和“九·一三”事件前后补发武器。文件揭露父亲对临时调动的部队的讲话，大意是：只听军长和政委的指挥。

文件要表达的意思是清晰的：调动部队和发放武器就是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把它们与“两谋”联系在一起是关键所在。

我认为《“571”工程纪要》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要搞政变就必须有部队、武器，从父亲遗留的材料上看，能说明林彪、林立果要搞政变吗？如果他们要搞政变，空四军真会是“第一枪”吗？父亲在交代材料中反反复复地对这些问题写了N次，应该是已穷尽了笔墨，同时也坚持了不说假话的原则！我相信目前类似的遗稿存世不会很多，我深切希望能通过这些仅存的遗稿了解到当年的真相。

在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学习班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中央文件和上海市委的文件，要求审查交代的目就是要证实林彪反党集团的“两谋”活动，所有的审查交代都是围绕“两谋”，反复查找“两谋”的证据。作为空四军原第一付参谋长，父亲说“我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进上海原市委专案组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出专案组时正式向我宣布过：我不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两谋’活动。空四军审查组的人也一直承认我不了解林彪、王维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空四军曾是解放军中一个突出政治，从严治军的红色标杆，从材料中记载的江腾蛟、周宇驰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这些信息。空四军因为地处上海，更因为空四军与林彪、林立

果的关联，使其成为“九·一三”事件及《“571”工程纪要》上的一个焦点：《“571”工程纪要》上记载了空四军的番号，而且是排在了首位！为什么空四军榜上有名？空四军究竟做了什么？此处录《“571”工程纪要》原文如下：

“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一三”事件改写了空四军的历史，使它由红变黑，《“571”工程纪要》更加重了它“黑”的浓度。父亲遗留下来的材料可以说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答案的。今天，无论用当时的标准和现在的标准，或者读者用自己的标准，大家都可以去判断哪些事是“罪行”，哪些事是“错误”，哪些事是正常的活动，而且我相信判断会与从前有很大的不同！至于材料里那些过多的如“贼”、“死党”一类的定语，我认为此类词语的使用只表示了当时人们的一个姿态，没有太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可能会让读者感到不舒服。

我以个人角度对父亲遗稿做了概括：材料分成两部分，一是被迫写的，即所有受审查时需要交代的内容，既详细又重复，而且都是围绕查证“两谋”为目的的；二是自己主动写的，如申诉和对问题、错误的认识，这是父亲要表达的重点。

第一部分，父亲对自己的要求是客观，不掩饰，不推脱，不说假话。

第二部分，申诉必然是为自己申明、讲道理。这部分最不好评论的是辨别其“是非”，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有些套话，空话……。

在父亲的检查认识当中，针对为什么会看错人、站错队等问题，我感觉他当时并没有理解和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只相信“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能够帮助“思想改造”、“脱胎换骨”……其实也不能保证路线正确！“九·一三”事件之前他认为“我们

跟的是一条红线”，理由极其充分，党章上写着，历史、现实中都依据十足，结果依然没有人可以预见“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才使“红线”在神话崩塌后瞬间变成“黑线”！而如何事前预防这种突发事件？到目前为止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众所周知，专案组是更“高级”、更严格的审查，是片纸也不让流出的。学习班则要宽松些，所以才能看到的父亲保存下来的原始材料。我认为材料的内容和父亲在上海市委专案组时期审查的内容应该是相同的，上级选择性的提出交代的题目是必然的，父亲也说过专案组和学习班反复审查和要求交代问题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是要抓“要害”的。

例如曾经迎接、接待见过什么人，材料里涉及这方面的交代，关于时间、地点、谈话内容都要求说得很详细，人物自然是和“九·一三”事件有牵连的人。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审查时期涉及“攻击”上海市委领导人的言论在“四人帮”倒台前是属于“罪行”范围内的，而招待宴请这类人则不在审查范围内了！要知道，王洪文刚发迹时经常到驻沪部队去吃吃喝喝，军长郑长华和我父亲都能喝点酒，陪着王一起喝喝谈谈这类事就不该被审查了？父亲的交代材料里曾说到，王洪文开始坐吉普车就满足了，也说明他知道王的一些具体事情的。“四人帮”倒台后，曾经“攻击”他们的事情就都不算是“罪行”了，而和他们一起吃吃喝喝则又是问题了！我不是说吃吃喝喝就应该被审查，而是标准因人而异，还是搞的以人划线那一套嘛。

父亲的交代材料内容繁杂且多重复。多数人读它不会感到兴趣，连我儿子对爷爷写的材料也兴趣不大，这应该是正常的，因为这种材料的性质决定它不是历史故事，不是面向广大读者的，它也不同于回忆录，可以选择写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甚至可以回避或略去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这是历史！大家应该懂的：这些材料是一个人在面临政治生命危机的压力下被迫写的，是不能回绝的，而且要“如实交代”、反复交代！这样文字更接近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它对渴求历史真相者是有用，并且因为角度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可以得出多种心得！

另外父亲等一批审查对象在审查期间工资正常发放，这点我们应该给予正面评价！

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专案组搞“逼供信”（见父亲的申诉）。这是严重的错误，许多冤、假、错案就是这样造成的。例如军后勤部长胡锦涛就在专案组审查期间自杀未遂，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例子。

二、我所知道的父亲家族和简单历史

一般的家庭，父亲与儿子是很少深入交流的，多数是内心深处的感受和碎片化的点滴记忆，我也不例外。

父亲是陕西省城固县人，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那是个小地方，迄今为止我都没有去过那里。那里属于汉中（汉朝的发源地），出使西域的张骞就是城固县人。我们杨家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算是有些势力的人家，亲戚说当年城里电影院还有我家的股份。父亲的九叔杨超如（我该叫九爷）是当地“哥老会”的大师兄，手里有钱有人有枪，那个时候拥有武装一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地盘。所以材料里说我父亲出身地主家庭，我记得还有“土匪”出身一说，我想象应该是保境安民的私人武装。父亲参军前在家在读高小，只有十几岁。父亲说那时每月读书生活费1-2个银元就够了，这费用和现在比真算便宜，但在30年代的中国如果不是富裕家庭应该是花不起这个钱的。

1937年的2月，红军长征到了陕西，虽说是精锐的残兵，也仅有二万多人了。据说是九爷因仇杀得罪了其他的地方豪强势力，仇家来抄家，要烧我们家房子了，杨超如就带着枪和人（包括两个侄子）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个侄子就是我父亲。说起来我九爷参加红军前是犯有“案子”的，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我在“江湖”混时，经常到石家庄的河北省干休所，住在我九爷家里，他告诉我他参加红军前有过7条人命，被杀的应该是他当时的对头。

九爷因为带枪带人参加红军，马上就成为了红军的“杨营长”，也就是国民党眼中的“共匪”。前两年我在美国给一个华人农场老板干活，她父亲是没有逃离大陆的国民党文职高官，文革时被斗得差点儿自杀。她问过她父亲为什么抗日不投共产党？她父亲说：那时的共产党叫“共匪”啊！可见关键时刻的选择影响深远。

父亲因年纪小去了抗大，九爷还有一个侄子坚决要上抗日前线，辛劳成疾，解放后病故了。九爷从1937年参加革命到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是铁道兵某师副师长，后来官至铁道兵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我九爷也被肃反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任何问题，但九爷仇家的儿子也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他策划让他母亲告了九爷一状，再加上九爷和铁道兵某些领导有过节，九爷的案子就给做成了，并从严处理。最后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军籍，发配到北大荒一个农场当场长。九爷被审查期间，父亲尽可能帮助了他家和他的子女，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我和九爷的子女一起住过。大概是九爷被发配北大荒之后，他们全家就都去了那里。

我在网上查到一些关于九爷的信息——“我不是什么土匪，我是杀富济贫被红军收编的游击队、红军的杨营长！这些经历党组织都是做过结论的！”“他属于传奇人物，《播火记》里的李霜泗的原型就有一部分是老杨头的经历。他两口子都是红军，资格老。要不是肃反受诬告，58年他家也到不了虎林。”

九爷在肃反运动受到诬告，从此九爷的问题也成了父亲的历史问题，始终影响父亲职务的升迁和任免。履历上可以反映出此后父亲一直都是副职，从副师长到副参谋长。

从“九·一三”事件后父亲被审查，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九爷的案子终于翻过来了！最后九爷恢复党籍，按师职干部待遇离休了，离开北大荒住进河北石家庄的省干休所。中国的这些事说什么好呢！？

我们家里原来有父亲写的自传，我上中学时曾经看过，有点记忆，“九·一三”后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根据不多的资料和记忆，我知道父亲在八路军时的首长是周士弟上将。战争年代父亲从担任文化教员开始，参谋、股长、科长、副团长，做到团长时已经是在四野四纵，攻克鞍山时和我母亲牛延芬结婚。母亲家是从河北闯关东到的鞍山，那时母亲和大舅舅也参加了解放军，大舅舅后来跟着部队一直打到了深圳，解放后转业又回到鞍山工作。母亲晚年曾感慨地说，幸亏跟着父亲出来，不然就留在鞍山了。

父亲的部队是能打恶仗的部队，父亲曾回忆说他参加过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他们

团打的很英勇，当时和“塔山英雄团”一样伤亡都是很大的。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就是父亲团里的警卫员。

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开始攻克一些大城市，父亲曾回忆说，当时部队进了城，以前因为没有类似的经历，部队在城市里的纪律上出了些问题，受到了上级的批评，进行了学习和整顿，以后解放军也就此逐步完善了攻占大城市后的纪律。因为父亲的部队整顿卓有成绩，后来北平和平解放时父亲的部队参加了入城仪式。九爷后来告诉我，你父亲是骑着马进的北平市。

后来这支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深圳。父亲说解放军那时的士气十分高涨，有了战斗任务大家都争抢着要参战，英勇善战的“共军”真不是浪得虚名！

新中国刚成立时部队驻扎在深圳。后来根据需要中央从各部队抽调一些师团干部到北京参加“武官培训班”进行武官培训，准备派到国外做武官，父亲也参加了培训。后来由于国际形势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多，有的武官无处可派，父亲就参加志愿军，随先遣队秘密进入了朝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父亲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父亲的之言片语中提到过志愿军180师突围不成功是由于师领导指挥不力造成的；还提到过毛岸英也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父亲回到了北京，在周士弟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工作，后又转到了高级防校。听父亲说我军的军事院校原来参照了苏联模式，是按照兵团级建立的，实际上后来编制改降为军级了。

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父亲也就隶属于空军了。

父亲是1963年从北京高级防校调到上海高炮2师任副师长的。记得是3月份，全家坐火车从北京到的上海，那年头，火车过长江是靠轮船摆渡的，全程要30几个小时。

1967年1月高炮2师入越参战，父亲在这之前调任空四军副参谋长。并不是父亲要临阵开溜，我估计是受父亲家庭历史问题影响，组织对他的信任度不够。

炮2师在战场表现很出色。“8个月中，先后对空作战125次，共抗击美机319批1901架

次的攻击。战斗中击落美机165架，击伤137架。我们部队有116名战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师领导们肯定是指挥有功的……。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16岁，正好在上海市闵行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是重点中学。高中住校，生活简单，但心智未开，对文革的原委完全一头雾水，这样的环境和年龄能理解什么是文革？什么都不知道才是那时最符合实际的状态。有印象的是当时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忠王李秀成”和“海瑞罢官”，之所以有印象是自己有看书读报和对历史的兴趣，仅此而已，完全没有揣摩出文章背后的深意。

1966年10月我参加了由上海空四军直接组织实施的对苏州地委副书记王敬先的抄家行动。当时我们只知道王是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至于为什么要抄他家？当时也没什么解释，好像直到现在也没有非常确切的说法。在1966年我们“奉旨”去抄王家，我仅是一个小“兵”，那时只要相信：我们行动的上级指挥是正确的，就完全可以了。

在今天倒是应该有必要讲清为什么了！在网上可以查到一点信息。王敬先所以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这个要害部门被“贬”到苏州，是和“窃听”事件有关。然而“窃听”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也只有网上不同的版本，没有权威的说法。中国的事，特别是上层的事，很多都是这样，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迷雾重重。当然也没有必要、没有可能下面都知道上面的事情，哪国都是如此！

随着父亲调动我们家搬到空四军军部。我新来乍到，一天在篮球场张晓宇对我说，军里有一个活动去苏州，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当即报了名。回家后问父亲是否知道军里有这个活动，父亲经过询问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所以我也推测出了这次行动军里领导是知情的，现在想想岂止是知情。

我和空四军大院的部分读中学以上的子女参加了这次行动。经过交谈，我知道了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参加过另一次抄家活动，即网上可以查到的1966年10月8日午夜抄了著名导演郑君里、演员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5人的家的事情。他们说当时是分组去抄的，每组都有军警卫排的战士加入，显然行动有组织、有目的，但是他们事前没有训练过。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到军部，所以没有参加。这些子女也有参加造反派的，据说有几个人就反对那次抄家活动，还到军委空军告了四军一状。所以再有什么活动，这几个人就不被通知了。

苏州的行动我赶上了，但是现在事隔50年再回忆那时的事情，却只有轮廓没有清晰完整的细节了。刚到苏州我们是列队在城里走的。文革“破四旧”气氛很浓，谁看到一个妇女的发型“不雅”，比如是烫发或者是梳着发髻，就可以“强迫”其去理发店剪成齐耳的短发。

那次我们住在靠近“拙政园”的一个中学内的学生串联接待点。大家睡地铺，人员不仅有四军子女，还有东海舰队和警备区的干部子女。应该是串联召集来的，熟人喊熟人的方式组成的队伍，主体是我们这些四军的孩子。张晓宇是我们四军子女的带头人，张苏是参加者之一，有人开玩笑说他父亲张彪（空四军原文化处长）是“前敌总指挥”。“张指挥”没有在大部队前露面，他们是住旅社的。

“我们是打背包坐部队卡车去的苏州，所以后来再去串联背着背包很不方便，没串几个地方就回来了。之后去了南京、北京，后来又去了重庆就回来了。我们是四军组织到苏州的，没有学校开的串联介绍信，记的好像余孝波是小造反派头头，带着公章和空白介绍信，给我们解决领取火车票等问题的。”以上是刘满林的补充。

正式抄家是在上午开始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抄家，主戏开场记忆的倒不多了，王家是地委干部宿舍，是市内安静的街道边连体的二层小楼。我看到了女主人表情漠然，看见多数是孩子来抄她家，她会怎么想？她肯定知道的比我们多，早就明白了被抄家的原因或目的？轮到我这个最基层的参加者了，虽然没被告知该怎么抄家，但本能就发挥作用了。跟着别人做，没有乱翻乱扔，只记得看到一个苏式照相机我们几个人摸着把弄了几下。抄家时间不长，半天结束，没有暴力，没有截留抄家物品，一切“缴获”都交到了幕后策划者那里了。谁的主使？王敬先得罪了谁？并不明白，这一切还是以权威部门的说法为准吧。

苏州抄家行动还是有很多情况不解！上海被抄家者的是30年代文艺界的人，有人说是江青为了销毁对自己不利证据，她是“指使人”，这还可以说得过去。那么王敬先是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文艺界、30年代关系不大，再讲是江青主使恐怕就得换个理由。再说上海抄家是半夜干的，苏州抄家却是公开向苏州地委表明的，红卫兵的胆子怎么变大了？

被抄家者可以认为行动的直接指挥者是空四军，其实空四军只是“打手”，而被信任是成为“打手”的必备条件。实际上“打手”做的事情是秘密警察的范围，后来空四军成为上海公检法的军管者，这前后有没有连带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在上海的陆、海、空三军里空四军可是级别最低的噢（以上是我个人猜测，不足为据）！

另一天上面又让地委派巴士车载我们去常熟基层，是为了造舆论、贴“打倒三反分子…”之类的大字报！革命形式就走完了。中途巴士还发生抛锚的事故，是否是地委的阴谋？这就成为“千古一案”了。当时地委重新派了巴士送我们完成“革命的”形式。

现在看来很多疑问根本弄不清楚。时过境迁，现在要探索这些秘密已经晚了，真的知情人士都走了……

三、父亲被审查及“九一三”事件对我和家人的影响

父亲1971年被审查，对我们家庭无疑是一次严重的危机，我不想象一首歌里唱的那



样“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就是实话实说。

从1969年起，中学毕业分配全都是“一片红”——上山下乡。我们兄妹三人则都参军了。父亲也承认这事是他利用职权“开后门”所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有理由军人的子女就该当兵。

（1968年，部队大院，左一是本文作者）去年一位移民澳洲的当年军部大院的小伙伴

要请我吃饭，我们以前并不熟，吃饭时她说了原因：因为当年她父亲随高炮部队赴越参战、我父亲去送行时，她父亲托付我父亲，有机会帮助他女儿参军。后来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果然让她去参军了，如今过去快50年了，我们的父辈都已过世，她还念念不忘此事，心怀感激，有的事你做过了，就会有人一直记在心里。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三个在部队服役的子女都受到影响，为此先后复员或转业，我是第一个退役回家的；我弟弟所在部队到老挝参战，他没有参战“资格”，被留在了云南边境留守处。

复转回家后，我和弟弟的安置看似正常，但都是比较远的郊县单位：我被分在宝山县卫生局办的一个不足十人的中药厂，事业单位，工资25级，每月37元；我弟弟分在宝山县汽车配件厂。我妹妹是最后复员的，她是工农兵大学生，被分在了同济大学卫生科党医生，不算郊县。

当时父亲被审查，在空四军或空军这是一大批家庭的遭遇，到了1974年父亲的审查还在没完没了……我弟弟又突然被宝山县公安局从厂里抓去收审！这对我们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二人被审，这境遇屈指可数算少数了！这是我们家最严重的家庭危机。

按说我弟弟是集体企业一名普通工人，才19岁，团员，部队复员不久，能犯什么案子？当时我们家中就母亲、弟弟和我三人，他被抓我们使惊恐不安。虽然知道弟弟没什么能力犯大案，但是那个年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啊！不久宝山县公安局一位老资格警察到单位来找我，不单是为弟弟的案子，实际上把我也列入同案嫌犯，是对我进行审查来了！

弟弟是犯了攻击中央领导的“政治大案”（实际就是散布政治谣言），起因是同厂和弟弟较熟的的另一个复员军人的工人被抓了（据说偷了厂里东西）。他被审查时揭发了我弟弟很多问题，就是发牢骚的政治言论，凭此公安局就抓了我弟弟。他们说此案“市领导”很重视，专门组织力量进行审查，内查外调。还说公安局向当时的空四军领导也打过招呼，军里对查办此案是支持的。他们告诉我这些信息的意思无非是想威胁我们，明确告诉你问

题或罪行很严重，务必老实交代。其实也是给“落井下石”的成语增添及时的注解。

在我上班日子里，领导让我脱岗，在单独的房间里交代他们需要的问题。我认为也没有必要深究办我弟弟案子的人，因为他们当时确实是认为抓到了一个重要的反革命集团。要求我交代的问题主要中心是：为什么说攻击江青的坏话，为什么散布不满王洪文等造反派的言论。

那时我们议论的热点话题是：江青要当女皇，根据是报刊杂志上发表太多武则天的消息。以及老干部太多对王洪文等造反派和左派的不满，如流传朱老总不承认王洪文是什么司令。办案人要求我们的交代要很详细，很具体。有关的言论内容，散布言论的时间、地点、人物、谁说的、哪些人在场。抓我弟弟就是因为他一起听了我和其他朋友议论政治的谈话内容，并进行了扩散。我们一起参加议论的人主要有：周俭、李申、郑君安等人（多数是空四军子弟），办案的警察多次走访、问讯，这些人都会被要求写了交代材料，连在外地的也不放过。

本来是很简单的事，如果故意把它看的很复杂，那么事情就越来越复杂！我弟弟这个案子，不过就是几个人，分几次，讲了几句话，几个警察费心费力一查两年多时间就过了，我弟弟就足足吃了两年多的牢饭！我则度过了始终每天担心自己能不能回家的两年多（时刻准备着睡牢铺）。这一切对我的直接影响是，在文革后十年一遇的加工资机会时，我涨工资的资格被基层的领导给剥夺了！

在弟弟被抓两年后的1976年，“四人帮”先我们一步进了牢房。我弟弟这个“政治案子”就毫无悬念了。但是要想让专政机关承认错误，在多数国家都是十分困难的。在“四人帮”倒台的形势下，给我弟弟平反使我变得有恃无恐，我和我单位的朋友王国祥两人骑车到我弟弟的单位，在车间和办公楼的外墙上贴了数张大字报，强烈要求平反我弟弟的冤案，并揭露了案件真相。当时没遇到多少阻拦，群众是支持我们的！后来我又到宝山公安局直接找办案的警官，强烈要求平反，记得我甚至拍了桌子！不是我气焰嚣张，而是这两年多压力的反弹！

在我们自己私下采取这些行动的同时。我还写了一些申诉信，分别转给中央和上海新市委的苏振华等领导。应该是这些申诉信的作用、分量大些，最后的结局是弟弟“无罪释放”，恢复团籍，补发坐牢期间的工资，还是回原厂当他的工人。弟弟又在这厂里干了40年直到退休。在那时这样的结果就是彻底平反了。但是要按今天标准和法律，还是差很多！没有判决而妄坐两年多牢，是应该由“国家赔偿”的！。

弟弟平反后我去找我的单位领导讨说法：你们那时审查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单位领导说：没有给你做什么结论，所以不存在什么改正问题。因为我在被审查，影响了给我涨工资，这也就没办法了。过了，就过了，还能怎样！

在投诉弟弟案子的年代，我多次撰写和投递申诉材料了。累计有四五次之多，实际就是一个“投诉专业户”了，这其中还有两闯朱永嘉家送投诉信的经历。

朱永嘉当时是上海市委常委，他住在复旦大学家属院内，离空四军军部很近。我不请自闯到朱家的原因是“九·一三”（王维国的二女儿王汴）事件后，空四军很多干部被审查了，王维国等人的子女都从部队复员回到地方安置工作，当时我女朋友是王维国的二女儿王汴。她开始被安置在近郊的宝山县化工厂工作，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后来又突然把她重新安置，到上海远郊嘉定县的一个工厂，距市区30多公里，骑车需要2小时。能这样调动一个人的当时只能是上海市委，下面是没本事这样调人的！

为什么要折腾她呢？就因为她父亲是王维国（好像还有类似她情况的几人）。这种事只能是当年得势的造反派才能做得出来！为此我们感到非常不公道，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我就写了申诉信，想直接送递到上海市委，找朱永嘉我们算是“病急乱投医”。我们二人和朱永嘉素昧平生，找到朱家，正好先生在家，虽然是身居要职，但还是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仔细听了我们的诉求，当即表示可以为我们转申诉信。我



们没有久留，满怀希望很快就告辞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又一次敲开朱先生家门，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他直接告诉我们信已经直接交给市领导了（我领会，信是给了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马天水）。两次在朱先生家，我们坐的时间不长，其它交谈内容不多，他简单问过我们家庭，顺便问及方耀华（原四军在复旦大学支左的负责人）。朱先生也谈到自己出身是资产阶级家庭，他认为这样调动王维国女儿工作是不合适的，不久以后王汴就又调回了宝山县化工厂。朱永嘉有恩于我们！对此我们永存感激之心。

从网上摘录吴法宪子女的一段话，他们对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吴新潮曾对胡德平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记住你父亲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这点朴素的感情。”同感于朱永嘉先生！

在中国剧烈变革的背景下，我们生逢其时，我屡屡遇到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的生活哲学，所以才有自己的多次申诉，每每都能最后达成，例如为争取上大学的权力的申诉。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极大的好事。我是1950年出生，因为早一年上小学，所以在文革前我已经是读完高一年级了。恢复高考，我们68届高中生还是有优势的，我自然而然地开始准备高考。报名时，单位领导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的，我们单位有好几个人报名。复习其实是挺困难的，因为还要正常上班，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和补习自己没有学过的科目，大家想办法搞来数理化丛书埋头苦读，单位领导内心是不支持的，他们还是文革时期的极左观念。这时我已经在宝山县江湾医院工作了（原来的无医药生产许可的草药厂，在我的投诉下关门了），我在医院收费处工作，这是我人生的低谷时期，就是在这里我被宝山公安部门审查，失去了涨工资的机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单位头头是造反派工人（原来开救护车的司机和烧锅炉的工人），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宁左勿右。

恢复高考后的首届高考我们医院有5-6个人参加，那是很激烈的竞争，全国各地录取率不到10%。只有我顺利通过考试，体检也通过了，但最后我并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原

因是“政审不合格”！这是单位领导早给我准备好的“小鞋”，他们早就放风说我上不了大学！我是什么政治状况呢？复员军人，中共党员，父亲虽然在受审查，但并没有定为反革命，凭什么我的政审不合格？虽然已经过去40年时间了，但我想起这事，还是耿耿于怀！明摆着欺负我嘛！党组织写明的是由“先进分子所组成”，难道到我这儿就得改成：政治审查不合格？！无语。

我的首届高考梦破灭了，我争取政治权利的申诉也就自然地开始了。我直接向中央、邓小平、上海市委等各级党委发出了申诉信。信是有批复的，传到我这里据说是“按政策办理”。接受“政审不合格”的教训，第二年我就提前发出我的申诉，质疑高考政审的荒谬。高考前宝山县招生办公室的人就和我谈了，说会按党的政策办！我知道这样单位领导就不可能擅自决定我政审合不合格了。1979年我继续参加高考，文化考试成绩很好，480多分，超过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平均每门科目超过80分！我们单位其他参加高考的人又是全部落榜，我弟弟也没考上，因为他文革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接下来我的体检也毫无悬念地过关了，但好事多磨，录取通知书我还是迟迟没有收到。这期间父亲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家，为我高考是否可以录取父子俩还有过争论。父亲认为希望渺茫……直到最后扩大招生我才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分校给排水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我的成绩是全班最高的。这一结果对父亲来讲应该很是欣慰，这才算体现了党的政策！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立刻到单位去开出了结婚证明。单位领导没有拒绝的理由，从此我有了王维国女婿的身份。

中国“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的政策，实际是怎样？多少年来我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但和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相比，他们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更大，时间更长！不知道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有什么关系，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不平等的社会吗？为什么还造成的新的不平等！？你明明是感到了歧视却不能明说。

四年大学我是带薪读的，这是国家政策的优惠。毕业后我脱离了郊县体制，分到某公

司的设计室。

工作时间不长又发生了对我的不公正对待。起因是我看到当时《人民日报》有一条中央党校在全国范围招考研究生招生广告，报名条件是：1、大学本科学历；2、中共党员；可能还有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我都符合。人都是希望不断进取的，我理所当然的考虑报名，报名需要单位批准，我就向领导提出申请，设计室领导再向上级公司党委请示，几天后室领导告诉我公司党委不批准我的申请。

这不是很搞笑吗！？我完全符合中央党校研究生的报名标准，然而基层党组织竟然不同意，也拿不出像样的否定理由，很明显因为我现在又多了一个“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女婿”的身份，对我是政治歧视再加不信任！相信翻遍我们所坚信的马列、毛泽东的革命理论，都不会有拒支持我公司党委意见的观点，这只能说是他们明人做“暗事”，我只能再一次上诉！挑明公司党委不同意我报名的理由就是政治上的无理由的歧视，别无其他说的通的理由。时隔不久，公司党委办公室的两位干部来设计室专门找我解释此事。反复说没有歧视，没有同意我报名是因为我刚来等等。苍白的解释，其实已经于事无补了，党校招生时间已过，基层党组织再大本事，也不能改变中央党校的招生计划和日期。也许我多数也考不上，只是上级部门的做法滥用权力、太欠公道！

现在看历史，变化是在逐渐发生的，大家现在再填写入学、招生、招聘表格时，家庭出身一项就已经找不到了，这是社会的进步，对此我深有体会！

父亲晚年经常和老战友，不少“案友”在一起，炒股、带外孙、孙子，……无名利干扰。1992年去世后还留下6万元分给我们兄妹三人。

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主流后，不安于现状的人都“下海”经商了，我第一是受赚钱的诱惑，第二是不甘心总是被某些组织打入另册，正式工作仅四年就辞职了，从此学非所用，大学文凭“废”了，实际上党票也早被单位头头给“废”了。1988年时的个体户，谁看你这些呢？国家发展是硬道理，个体户赚钱才是硬道理！其实真正的本事是靠自己的能力，适者生存，享受自己的人生。

我现在退休好几年了，领退休金还能享受民政部门补贴。补贴政策是：做为现役军人的直系亲属，如果退休金标准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民政部门给予补到当地的平均水平。因为我做了多年个体户，自己交养老金都是按最低标准交的，所以退休后实际领的退休金低于平均水平。现在给补到平均水平，托福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是享受着父辈的余荫。

母亲是解放前参军的，在五几年同大批女军人一样转业，在工农速成学校学习后到北京航空学院工作。在1962年国家困难时，又和很多人一样为响应国家号召辞去公职，成为随军家属。最后也享受国家有关政策，生前领有一份津贴，衣食无忧。

今天，和父亲同一代的军人已经谢幕了。我们第二代虽然曾经都是军人，但第三代没有军人了！时代变了，父辈都是农村走出来的，第二代有人又从大城市走向海外打拼，第三代有更多人移民海外。我们家第三代三个人，二个移民澳洲和美国；王维国家的第三代六个人，有四人移民澳洲，加拿大，美国。可谓现实版的“三国四方”。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如果我父亲没有被迫中止他的职务，后来发生的这一切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行